

古
今
治
平
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十一

豫章

強

弟

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與楊父較

馭夷篇

上

三代馭夷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
內生靈少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
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于自然、剛柔繫于水土、

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州○爲○紀○五○岳○作○鎮○此○之○謂○
諸○夏○生○其○地○也○則○仁○義○所○出○昧○谷○囑○夷○孤○竹○北○戶○限○
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
則○凶○德○恒○稟○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克○
物○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慾○不○同○至○于○貪○而○無○厭○狠○而○
好○亂○強○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唐○虞○而○上○則○有○
山○戎○玃○狁○葷○粥○其○猾○夏○也○帝○以○命○士○象○五○刑○惟○明○而○
不○窮○之○于○兵○後○三○危○旣○宅○三○苗○丕○叙○終○列○夷○狄○于○荒○
服○日○蠻○日○流○其○謂○之○荒○言○其○往○來○荒○忽○無○常○不○足○以○

中國之治治也。至吞收而言蠻夷率服一歸諸悖德
食時禹征三苗苗民逆命益贊以滿損謙益惟文德
之爲務卒之于羽舞于兩階而有苗格其矢謨來王
亦惟曰無怠無荒也。是其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
本不在威疆而在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
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爲萬世之宏謨蓋昭然矣。在
商高宗命說作相進言于王曰。惟甲冑起戎言戎所
自起者微。曰惟于戈省厥躬。言躬之自省者厚。至其
後伐鬼方三年乃克中國。億萬則知微危之幾。正反

之勢所係顧不重耶蓋北狄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囊駝驢羸馱騃駃騠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鎗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

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棄稷弗務周不甯失官竄居戎狄之間邑于邠後古公亶父之時戎狄數內侵亶父亡走于岐下邠人從之作邑居焉其後百有餘歲文王爲西伯專征代畎夷十有餘年武王伐紂都于豐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當其時通道于九夷八蠻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而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是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

物賤用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
邇人安而西旅底貢厥葵太保卽鯁鯁然作旅葵以
戒之其尸慮不深且遠乎及周公居攝之三年越裳
氏重譯來獻其白雉王問何以來其使曰吾受命國
之黃耆曰天無烈風海不揚波者三年矣意者中國
有聖人乎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
施君子不臣其人竟却弗受而至其職方氏大行人
之所以待之者又不以不在內地而置之度外也懷
方氏掌來四方之民致方貢遠物而送迎之則是待

夷狄之民猶吾民也。象胥掌蠻夷闡貉戎狄之國使傳王言而論說以和親之。則是待夷狄之使猶中國使也。不特此也。旄人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燕享則和而歌之。是以夷狄之樂舞與中國之樂舞並陳于祭祀燕享之時矣。司隸帥四方之隸使服其服執其兵以衛于王宮。是以夷狄之兵衛與王宮之兵衛並列于朝廷宮廷之內矣。夫遠民之來固宜有送迎之官。遠使之至固宜有傳諭之官。若夫歎舞混雜于燕享。豈能無耳目之眩。兵服混處于宿衛。豈能無

則掖之虞蓋王者洽四夷以爲和作夷樂以燕享所以說遠人天子合四夷以爲守師夷兵而守衛所以柔遠人古人雖曰內華而外夷貴中國而賤夷狄然其所以待之之心未嘗不厚此夷狄所以懷德慕義而莫敢不來王歟雖然方氏之來遠人其貢物則曰致致者聽其貢物之自至也象笄之論夷狄其和親則以言言者欲其志慮之相孚也豈至如後遣使興師求珍異于絕域和親通幣耗國藏于窮荒也哉迨穆王之世天子惑十鬼神禱祠征伐之事將征犬戎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
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頌曰載戢
于戈載櫜弓矢我來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
之于民也茂修其德而後其生阜其財求而利其器
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
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及夏
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甯用失其官而自竄于
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
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
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
至式于商政是先王非武務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
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
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
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日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
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
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
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

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
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子
德、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
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
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
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
至、其後厲王暴而流于虢、宣王中興、克詰張皇、以復
文武之竟、士而治象、勃然興焉、當是時、北狄尤劇、內

迫于王幾故其詩曰獫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
至于涇陽涇陽王幾地也王以命吉甫六月盛夏不
得已而興師其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旣飭王于出征
以佐天子然其于戎狄譬則螽蟴乎驅之而已不求
其功故其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
爲憲時蠻荆亦比煽而動王以命方叔其詩曰顯允
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言北狄克而蠻荆震盪不
戰而克之也至淮夷之叛王以命召虎征之四方旣
平王國庶定故修穰舉而國勢盛號中興焉其後幽

王用哀嬖愛故欲殺太子成伯服太子奔申王伐申
申侯與犬戎共伐王王崩于難平王因逼狄難避而
東徙居洛周勢遂衰王師敗績于茅戎狄再伐王而
魯隱公會戎于潛及戎盟于唐春秋傷之鄭莊公時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
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
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
則無繼矣乃可以達從之桓公之霸山戎伐燕燕告

惡于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狄人入衛桓公救衛城
楚丘衛遷于楚丘狄又戍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
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酖毒不
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城夷儀焉其後遂據楚
楚子受盟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襄
王出奔于鄭之汜邑初襄王十年鄭人伐滑王使游
孫伯請猶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
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

辰復諫曰不可夫狄無列于王室封豕豺狼不可厭也王弗聽已而狄后通于子帶王替后狄人來誅逐襄王而立子帶爲王于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旣居外四年迺使使告急于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迺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維邑當是時秦晉爲強國晉文攘戎翟居于西河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秦穆公得繇余西戎八國服故隴以西有繇諸畎戎狄獯之戎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

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
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
餘年至晉悼公時魏莊子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
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
于我我惠則睦否則携二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
能救是棄陳也諸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
不可乎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貨易土土可賈
馬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禁備人成功二也戎狄事
晉四鄰震動諸侯咸懷三也以恩綏戎師徒不勤申

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若
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翟戎翟朝晉後會諸侯
于向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
戎氏昔秦人追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
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
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
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繇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
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
獨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

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
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
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
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
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
何以不克、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
以從執政、猶彼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
有所闕、以携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
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于會

亦無費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事于會。成禮
悌也。景王時。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
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
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
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蕭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
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毋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
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禱。抗于四裔。以
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
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

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
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
民○人○之○有○謀○王○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
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
也○豈○能○改○物○翼○載○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
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
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往○周
弔○且○致○閭○田○與○稷○反○穎○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
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晉○頃○公○時○中○行○穆○子○敗○無

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
遇又阨以什其車必克、因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
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五、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
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
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
敗之、嗚呼、春秋之世、戎狄俱爲中國患、然戎輕而狄
重、戎之類有山戎、姜戎、潁戎、而獨名戎者爲最強、狄
之類有赤狄、長狄、而獨名狄者亦最強、狄北諸戎、性
猶捍鬻、戎雖侵暴中國、其強易弱、狄人敢于滅國、當

齊桓之世與聞中國之政不但侵暴而已也然嘗改
之經狄之患莫甚于僖文之春秋矣齊之初伯嘗謀
邢衛之難自是數十年間嘗置狄于不問晉之盛時
不過敗狄于箕之一役未幾一二世以後乃累治狄
而不置何耶縱狄若齊桓之苟諱而無損于伯業之
盛治狄誠晉人之雋功而適足以見伯業之衰亦可
以考其故歟蓋齊有攘戎之功晉有致戎之罪不可
不察也自懿桓以來狙于東遷之釁恣睢孰甚焉楚
丘之變凡伯爲執侵曹之禍赤子以歸是非細故小

變矣。然皆齊桓之未與與齊伯之未定也。盟幽以後。桓公始大振治戎之旅。向者我之盟會相尋。凡以戎故。燕之職貢不至。亦凡以戎故。自桓公過魯以謀之。而魯患息偕許以伐之。而燕黷弭是戎之禍。非齊實賤之哉。晉則自惠之世。實誘戎以爲犄角之助。戎常事晉以爲不侵叛之臣。故其勢不得不至于陸梁。異時徐吾之役。瑕嘉亦旣平茅戎于周矣。而蠢蠢之衆猶得挾救垂之怨。以敗王師。向之會。范宣子嘗欲退駒支于盟矣。而芟芟之辭終得援惠襄之舊以爲晉。

賜○戎○之○張○誰○實○啓○之○且○齊○自○桓○公○數○年○經○營○之○以○免○
那○衛○于○難○也○會○權○以○來○荆○患○方○張○鄭○志○未○固○方○將○并○
謀○畢○力○改○北○轍○而○南○向○以○圖○治○荆○之○功○召○陵○聽○命○諸○
侯○已○勤○矣○是○猶○門○戶○之○寇○既○悉○力○以○去○之○藩○籬○之○侮○
苟○幸○其○不○至○于○爲○患○盍○亦○少○安○焉○以○息○吾○室○內○之○人○
此○齊○桓○之○謀○國○能○量○其○力○之○所○可○爲○管○仲○之○相○君○能○
度○其○德○之○所○能○舉○故○縱○狄○不○問○而○卒○無○損○于○伯○業○之○
盛○晉○自○景○厲○君○臣○不○相○德○以○爲○邲○之○敗○也○平○丘○以○降○
諸○侯○盡○離○伯○業○大○去○于○是○含○垢○隱○耻○閉○南○闕○而○北○出○

以誨治狄之忿。狄雖大創而晉之威重亦隳矣。是猶
鳥獲遇盜。扃戶以避之。羞其不以力稱。乃逞虐于斯。
役爲士者笑之。此皆伯宗苟伯之謬。欲以文其喪弱
之垢。韓范諸人之專欲以行其厚。自封植之謀。故治
狄不置。適以見伯業之衰。夫畧近效而圖大體。故雖
縱狄而不足以爲儒。匿大耻以求微功。故雖治狄而
不足以爲武。齊晉之故不可爲萬世鑒哉。後百有餘
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後與韓魏
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

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于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滅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十九年北畧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王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而藩之地屬阻障釜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

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
邊而無彊兵之救是忘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
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請授胡服王亦變
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其後燕有賢將秦聞
爲質于胡當是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于匈奴後秦
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
收河南地時東胡強而冒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
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
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于是匈奴得寬復稍

度河南與中國隔于故塞

西漢馭夷

楚漢之戰久相持未決匈奴得以其間盡服從漢北
戎而冒頓遂殺其父頭曼自立爲單于破滅東胡王
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悉復秦所奪匈奴地至
強大南于中國爲敵國于是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
左右大將都督當戶之屬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
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
羌而單于庭直代郡雲中漢七年韓王信叛降匈奴
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越匈奴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

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墮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頓詐敗走，誘漢兵擊逐。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帝使使覘之。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狀帝復遣齊人婁敬往，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考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臣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帝意銳甚，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乃敢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以銳師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

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闕氏爲居間說冒頓令解圍圍缺角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帝還軍斬前使十輩而封敬爲建信侯于是敬復說帝曰天下初定吏士罷于兵冒頓強竊以爲今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爲威又未可以仁義說也陛下獨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以爲太子陛下歲時以漢所餘彼所鮮者數問遺之囚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外父抗禮哉可

無戰以漸臣也。于是遣敬往結和親約。冒頓乃少止。高帝崩，孝惠呂后時，匈奴益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爲媿言。高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于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于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太后默然，遂罷議。復與匈奴和親。孝文帝初立，將軍陳武等請及士民樂用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

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差
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
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
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
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
今縱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
爲功多矣且無議軍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
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詔丞相嬰發車騎八萬五
千詣高奴擊之右賢王走出塞明年單于遺漢書言

和親報德許復遣宗室女爲公主遣中行說送之說
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
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
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
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不過
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
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
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于是說教單于左右
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漢遺單于書贖以尺一寸辭

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
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
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
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
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美以齎送飲食行
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
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
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

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
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
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
移。故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
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
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
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
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種
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

民○意○則○不○習○戰○緩○則○罷○于○作○業○嗟○土○室○之○人○頭○無○冬○
辭○令○喋○喋○而○估○估○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
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
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
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蹶○而○稼○穡○耳○日○
夜○致○車○于○候○利○害○處○窺○邊○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
朝○那○蕭○關○遂○至○于○彭○陽○使○奇○兵○入○燒○中○宮○候○騎○至○
雍○甘○泉○于○是○文○帝○怒○欲○自○將○擊○胡○皇○太○后○固○要○乃○止○
而○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

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單于解去時賈誼疏曰天下之勢方倒懸願陛下少省之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蠻夷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其貢是臣下之禮也是反居上首願居下是倒懸之勢也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特倒懸而已也又類筵且病癰夫筵者一面病癰者一方痛今西爲上流東爲下流故隴西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成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餼至

難矣。斤侯者望烽燧而不敢臥，將吏戍者或介冑而
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于焉。信威廣德，甚難。
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面上弗肯使也。陛下肯
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乘
其歲而富強，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而制
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殺
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嚴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
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俛視中國，遠望四夷，莫不如
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

皆曰皇帝果大聖也。恐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
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古之正義東西
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所至莫不率服而後稱皇
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
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待何時
也。臣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
人五六三十計此三十萬餘口耳未及漢千石大縣
也。而乃敢威言侵盜慮欲充禮妨害非道也
陛下何不能爲此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

居之可也。令中國之理何如。日危將必以匈奴之衆
爲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
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使邊備。月氏灌輸變皆屬
之。其置郡然後置戍。休邊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
行。外信。四荒悅服矣。不然。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
十萬之衆。積于此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
困。則難爲工矣。誠能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
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稿也。帝不能用。後二年。匈
奴復約和親。帝使使報書。久之。匈奴軍臣單于復大

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于是漢使三將
軍燕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守備胡又置三
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棘門灞上而胡騎入代句注烽
火通于甘泉長安數月乃罷時晁錯上言曰漢興以
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
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毀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
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
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亡
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

謀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垂勝之
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龍西
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
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于
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必之急者三
一日得地形二日卒服習三日器用利兵日丈五之
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
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行相屬平原曠
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

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
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
一萑葦竹簫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
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
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
集趨利弗及避難不果前擊後解與金鼓之聲相失
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
甲不堅密與袒裊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
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

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用，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

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克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擊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箭弗能支也。下馬地闕。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倏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

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誰○者○
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
弩○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
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信○有○險○阻○以○此○當○之○平○
地○迥○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
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奏○上○帝○嘉○之○賜○錯○
璽○書○寵○答○焉○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
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而○鴈○門○
馬○邑○豪○聶○壹○因○太○行○王○恢○言○匈○奴○和○親○信○邊○可○誘○以○

利伏兵襲擊必破之帝召公卿與議恢乃言曰全代
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
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
威海內爲一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
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竊爲擊
之使御史大夫韓安國曰不然高皇帝嘗圍于平城
匈奴至者投鞍高平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
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
下爲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乃遣劉敬

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烈孝文皇帝又嘗
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豁然終無尺寸之功
而天下黔首無不愛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復
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竊以爲勿擊
便恢曰不然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
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披堅執銳蒙霜雪沐霧
露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
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樞車相
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利不

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古之人君謀事必就
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
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
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兵也至
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
處無常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
相權也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鳳鳥乘于風聖人目
于時秦繆都雍地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
地數千里以河爲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

飲馬于河置逢隄然後敢收馬夫匈奴獨可威服不可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遺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靡也必不甯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帝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疾則憊乏

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人之利也。臣曰。勿擊。便愜曰。不然。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法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臬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隔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陰使使聶壹。奸闌出。勿與單于交。且曰。吾能

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于是单于大喜將
十萬騎穿塞入武州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邑
旁谷中单于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無人牧惟
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单于此漢
兵所居单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亟引還曰吾得尉史
天也封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单于入馬邑而縱单于
不至以故止而王恢將軍出代擊却輪重見单于還
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木造兵謀而不進爲國辱斬恢
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徃徃入盜邊而漢

亦歲遣將軍分道擊胡矣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以

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虜數

千于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

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

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時翁侯趙信者故胡小王也

降漢得侯以從大將軍擊胡敗復降单于单于以爲

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单于益北絕幕無

近塞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单于從之其後伊穉

斜单于立數入寇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

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虜八千餘級
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
里過居延攻祈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
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
王恐謀降漢漢使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
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于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
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
秦中以實之西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
在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于是天子與諸

將議以爲翕侯教匈奴絕幕而北者獨以爲漢兵憚
險遠終不能至也○今大發兵四出乘不意掩之勢必
得所欲乃發負粟馬十萬騎私從馬十四萬足糧重
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青山定
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
以精兵待于幕北○與大將軍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
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
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
九千級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去病之出代二千餘

里與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
皆遁走驃騎封于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
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
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
匈奴以北初漢兩大將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
漢士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萬餘疋匈奴雖病
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于是漢久不北擊胡後
數歲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
騎以見武節既而使郭吉諷告烏維單于曰南越王

頭已懸于漢北闕下。今单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漢。何但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单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還辱之北海。上而单于終不肯爲寇于漢邊，數使使好言甘辭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貊朝鮮以爲郡，而西至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羗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然漢使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輒留漢使。

必得當乃止。久之漢使北地王烏如匈奴，匈奴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板胡將軍，及泥野侯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臨蓆人王父偃上書諫曰：「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
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亡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
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
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
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
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
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易舉難得而制
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
不足以爲利也過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

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黃芻輓粟，起于東，睡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餼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于邊，聞

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帝不聽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聚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于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

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
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
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
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敵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
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
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
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必加意而熟慮
焉弗聽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
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胸四

年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
議擊之會鞬侯單于初立恐漢襲盡歸漢使之不降
者路充國等于漢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
天子我丈人行也爲謬語詒說中國于是天子喜遣
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遣單于意降之而單于益驕禮
甚倨止武等頓辱之非漢所望也會騎都尉李陵將
部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陵所殺傷
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單于乃貴
陵以其女妻之而後六年孤鹿姑單于立復侵盜上

谷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于是漢遣貳師將軍七
萬人出五原貳師造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潰散
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
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軍大亂敗貳師降單
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自
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及士卒數萬人不復能出
兵而前此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億殞極罷
益厭苦兵矣昭帝始元時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
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于是浸欲和親而恐漢

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是時漢邊郡塗火候掣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及宣帝時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于是匈奴遂衰耗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于是下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

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无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嘗滋欲鄉和而邊境少事矣會又五单于爭立國大亂議者皆言匈奴壞亂可擊滅丞相魏相上書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患恐災害之變因此以作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

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無何呼韓邪單于引衆南近塞，遣子入侍，議者多言匈奴壞亂可滅也。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

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
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將臣服從此
德之盛也帝從其議遣兵獲呼韓邪單于定其國而
呼韓邪求入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
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
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
外有截匈奴單于奉賀其禮宜加諸侯王位次在下
蕭望之時左遷少府上議言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
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

中國讓而不臣。此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
荒服。言其去來荒忽無常也。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窠
鼠伏。闕于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貊。福祚流于
亡窮。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
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
不能弘覆。其以容禮待之。令單于位諸侯。王上贊謁
稱臣而不名。既至。諸所以慰籍宴賜之甚厚。元帝卽
位。呼韓邪益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給焉。
郅支單于始與呼韓邪爭立。聞呼韓邪遣質子。亦遣

子入侍聞呼韓身入朝稱臣則以爲是破滅終不能
自還遂西破呼傷堅混丁令三國而都之怨漢護擁
呼韓邪不助已則遣使貢獻求侍子議遣谷吉送還
之不知郅支意獨欲得侍子且畔漢也御史大夫貢
禹博士匡衡言春秋之義外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
支单于鄉化未醉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
而還吉上書堅請行右將軍馮奉世亦以爲可遣帝
乃許吉旣至而郅支得侍子大悖驚殺谷吉等奔康
居康居以女妻郅支欲以其威脅從諸旁近國而郅

支頤倨驕已遂殺康居王及王女國貴人及人民數
百投都賴水中諸旁近國率懼服漢遣使三輩至康
居求谷吉等死狀鄧支困辱使者不奉詔于是西域
副都護陳湯卽都護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畏
大種其天性也今鄧支單于威名遠聞侵烏孫大宛
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
氏山離烏弋之間不數年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
悍好戰伐數取勝又畜之必爲西域患雖所在絕遠
然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

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之守，不足自保。此千載之功也。雖延壽亦以爲然。然欲上書得請，乃後行。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聽。會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軍車師戍已較尉屯田吏士，益置楊威白虎合騎三較。漢胡兵四萬餘人，疏自劾矯制陳兵狀。卽日引軍分道行。三較從南道踰葱嶺大宛，三較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西，而康居副王抱闌寇畧大昆彌，遠頗盜漢輜重。湯縱胡兵擊破之，得所畧民。

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給軍食入康居東界呼其貴人皆暴見之諭以威信與盟依遣去徑引行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湯延壽因讓之曰我見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日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密

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指搗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闕來延壽湯令軍中間鼓音皆前薄城下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戰弩爲後發薪燒城外重木城圍守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走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計不能久攻乃發甲登樓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勁弓射漢人漢射中

單于鼻諸大夫頗死夜過半木城穿卻入土城乘城
呼平明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于是延
壽湯上疏曰邳支單于叛逆慘毒行于民大惡通于
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
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邳支及名王以下宜縣頭
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下
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邳支及名王
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
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

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
十日埋之有詔將軍議是時呼韓那单于聞郅支
被誅且喜且惧復入朝願增漢以自親元帝以後宮
良家子王嬌賜焉单于驩上書願保上谷以西至敦
煌塞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休天子人民郎中
侯應諫以爲不可許天子使車騎將軍諭单于曰单
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鄉慕禮
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矣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
梁障塞非獨以備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爲

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爲單于惟其不罷故使大
司馬車騎將軍嘉敬諭意單于謝曰臣愚不知大計
天子幸使人臣告語甚厚無何呼韓邪死復株絮若
鞮單于立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
奉獻朝正朔旣罷而伊邪莫演自言我欲降卽不受
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
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
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
于屈體稱臣爲北藩而更受其遁逃之臣是貪一夫

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則虧得。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或設爲反間。欲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招日月之信。抑詐護之謀。懷附親之心。對奏天子。遣中郎將王舜往問狀。毋受降。伊莫邪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官位。如故。成帝時。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

敦煌兵以自救百僚議數日不能決大將軍鳳言前
關內侯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召問帝召見宣室湯
前將擊鄧支時中寒疾臂不能誦申入見有詔母拜
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才通明小臣
罷癘不足以策大事帝曰國家有急君毋讓湯對曰
如臣愚以爲此必可無憂也帝曰何言之湯曰夫胡
兵五而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面當一又
兵法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人衆不足以
當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

今會穿欲發城郭敦煌兵歷時乃至所謂課徒
非救急之用也帝曰奈何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洪
身孫瓦合不能久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謂
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
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嘗謂中國與夷
狄迭爲盛衰亦猶陰陽之消長也未有中國盛而夷
狄不衰者如唐虞三代之時是也亦未有夷狄盛而
中國不衰者如春秋東晉五代之時是也歡喜其爲
活者強其在我以弱其在彼者而已矣不必慮內務

外以治夷狄爲先。但自治其中國。使中國盛而夷狄
自衰耳。漢武不知此而好大喜功。勤兵于遠。聽張騫
王恢之謬計。任衛青霍去病以深入。蘇武幾不得脫。
于匈奴。李陵終不免于異類。久而邊儲告乏。府庫屢
空。則任用聚斂之臣。繼行慘酷之政。外將無功而內
將自潰。民不堪命者有年矣。賴宣帝興自民間。知天
下之疾苦。信用知時務之霍光。繼以遵守故事之魏
相。又承之以長厚之丙吉。于是革苛政爲愷悌。易暴
亂爲昇平。文學法理之士。莫不各精其能。夫然後

教洋溢而四海畏威所謂夷狄不可效順非孝宣專
于兼夷狄也強其在我而彼不得不弱故也雖然漢
自宣帝以前匈奴盛強而漢以治自宣帝以後匈奴
衰弱而漢以亂觀宣帝以前太史之所書曰某年匈
奴入雲中某年匈奴入上郡某年匈奴入朔方誠艱
難多事之時也觀宣帝以後太史之所書曰某年郅
支單于祠郊廟某年呼韓邪單于來朝收元某年單
于來朝赦天下誠太平無事之時也有艱難多事之
形而天下反治有太平無事之形而天下反亂獨何

歟○多○事○則○懼○而○修○政○無○事○則○怠○而○佚○豫○此○治○亂○之○所○
以○分○也○吾○嘗○謂○漢○祚○之○亡○不○在○于○元○帝○而○在○于○宣○帝○
不○生○于○王○莽○之○強○而○生○于○渭○橋○之○弱○焉○彼○匈○奴○自○高○
帝○以○來○桀○驁○不○賓○非○祖○宗○之○治○常○在○宣○帝○也○時○其○勢○
自○強○耳○及○宣○帝○之○世○款○塞○來○王○非○宣○帝○之○治○過○于○祖○
宗○也○特○其○勢○自○弱○耳○初○無○一○毫○頂○于○中○國○而○宣○帝○所○
以○爲○功○光○祖○宗○張○皇○其○事○以○震○耀○于○後○世○元○成○以○下○
習○熟○見○聞○遂○以○爲○祖○宗○之○所○患○者○獨○匈○奴○今○匈○奴○既○
服○則○天○下○無○多○事○矣○遂○盤○樂○怠○傲○以○至○于○亡○豈○非○宣○

帝有以啓之耶。善乎班史之言曰：書戒蠻夷猾夏，詩
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
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
于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
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
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二科而已。
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尚征伐，皆編見一
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
曠世歷年，多于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

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甲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
臣畜之矣。詘仲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
也。昔和親之論。發于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所遭平城
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與以救安邊境。
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
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
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
文帝中年。赫然怒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
家才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于

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
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循復
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何
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手犬耳
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于天以堅其約質其愛
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
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
郭之固無以異于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
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于長城而羽檄不行于

中國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當時而有闕于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畱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弓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于民遠行

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
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
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厄○權○時○施○宜○覆○以○威○
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
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柝○庶○
亡○于○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
隙○單○于○繇○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
矣○故○呼○韓○邪○始○朝○于○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
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

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于中國。不爲叛。及
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
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忍棄其愛子。
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
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
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
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
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
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

內諸夏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而
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
辟居北垂塞路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
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紀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
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
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
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
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
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

夷之常道也。

西域在匈奴西烏孫南而東乃接漢阨以玉門陽關
西限葱嶺其南山出金城屬于長安終南其河有兩
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
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其君
長世爲匈奴使漢武欲滅胡計通西域斷匈奴右臂
募能使絕域者得黃金萬鎰遣使十數歲還報命具爲
天子言大宛在匈奴西南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北
康居其西大月氏西南大夏東北烏孫東則于寘扞

深皆大國多奇物士著畧與中國同業誠得而以義
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德威徧于四海天
子欣然庶幾焉發問使四出通道出冉出荻出
邛夔北閤氏徠南閉檣昆明終莫能通居數年騫以
較尉從軍功封博望侯已失侯因復說帝言單于新
困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遣公
王爲夫人妻之招使益東居故渾邪王地勢宜聽旣
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爲外臣于是遣
江都王女細君名公主妻烏孫王矣後使者益習往

從吏卒亦各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往使天子以爲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子節募吏民欲往者毋問所從來備具遣之還不能無侵盜及使失指輒復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贖而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後安息諸國時發使隨漢使來獻見天子益散財帛賞賜優厚饒給覽示漢富強領駭之然西域國皆自以爲絕遠倨驕晏然未可以禮誦也終畏匈奴于漢其後天子聞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往請必得之宛終不

昔天子怒拜寵姬弟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
千騎募郡國惡少數萬人往擊之是歲關東蝗大起
西盡至敦煌軍旣西過鹽水當道諸小國各城守不
肯給軍食攻之不下者乃得食不能下者多士皆
饑疲自引還至敦煌士不過十一二上書言士卒不
患戰而患饑天子怒使使者遮之玉門閼曰軍敢入
者斬乃赦囚徒才官益發惡少及邊騎六萬人五十
餘較尉天下傳相奉以伐宛于是師行糧從所至小
國莫敢抗畢出食食軍平行至宛城攻圍之宛貴人

以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爲兵端也殺之以頭來于
是出善馬恣所取得上善數十匹中牡牝三千餘匹
以歸自是西域震懼諸所過小國卑遣子弟從軍入
獻見奉宿衛而天子燕饗之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
漫衍龍魚角觝之戲以觀之而廣利封海西侯賞賜
士直四萬金伐死再反凡四歲而後罷于是自敦煌
西至鹽澤往往起亭障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置使
者較尉護焉宣帝時匈奴益弱不敢近西域漢置使
號都護披莎車北胥鞬烏壘之地以爲屯諸外國有

動靜都護察可安輯安之可擊擊之便宜行當是
時莎車王弟呼屠微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而自立
楊言北道諸國皆已屬匈奴與諸部歃血盟叛漢從
鄯善以西國皆絕不復通而衛侯馮奉世以送大宛
客持節至聞之以爲不急擊勢益盛難制將且危西
域也遂以節諭城郭諸國發其兵進擊大破之呼屠
微自殺立昆彌弟子爲莎車王而定事聞下公卿議
封望之言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不
可爲後法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爲

國家生事○漸不可長○乃以爲光祿大夫元成間○蜀賓
遣使獻見○謝往罪漢遣使報送○杜欽說將軍鳳曰○凡
中國所爲通厚○蠻夷慨快其求者○爲比壤能爲國患
也○今縣度之○既非蜀賓所能度越○其鄉慕不足以安
西域○雖不附○不能以危城郭○前其逆節○惡暴西域○故
絕而不通○今云悔過而無親屬貴人以來○來奉獻者
皆行賈賤人○誠僞不可知○而欲使者送至縣度○恐失
實見欺也○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
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

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以自
贍。國或貧小不能給。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饑
餓山谷間。乞旬無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
不及。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
無色。頭痛吐嘔。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歷者
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騎步相
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阮谷已
盡。靡碎人或失墜。勢不得復相收。險阻危害不可勝
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而不求外。今遣使者

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
罷獎所恃以事無用非計也然使者業已受節矣故
可至皮山而還于是鳳白從欽言時康居侍子爲驕
嬖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烏孫康居
故也及其稱臣妾亦非以失二國也今雖皆受其質
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伺候見便則發
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
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矣而康
居驕黠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

下。王及貴人先欲食已，乃飲。順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殆其市買爲好辭，以奸利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乞可少休。朝議爲其新通，又重致遠人，終羈縻未絕焉。

西羌本出三苗，舜徙之三危地，在河關之西，濱于賜支，至于河首，綿地且千里，賜支析支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行諸羌，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

不田處爲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爲不可許不聽後因緣前言抵冏度湟水郡縣不能禁遂與諸羌種豪解讐交質爲盟詛于是兩府復白遣安國往安國至召先零豪桀黠者至斬之而縱兵擊其種人于是諸羌恐怒無所信遂發兵反安國不能定引師還事聞時後將軍趙充國年七十餘老矣謀帥焉請自將許之充國既至部欲以威信降罕开解散虜謀微極乃擊之時帝大發兵分屯各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請出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而充

國以爲必捐。罕開暗昧之過。而先行先零之計。下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罕之助不先。彼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帝乃賜璽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保守不得田作。今張翼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阻險。將軍士手足。利哉。將

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一千六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娒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便西並進、雖不相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胡越、伏飛射士步兵二較、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

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萬○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
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宜○安○國○家○乃○上○書
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
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
其○謀○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
宣○布○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羌
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
便○利○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而○擊○罕○釋○有○罪
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

攻不足者守有餘。又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餽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佐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嘗欲先赴罕开之。惡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开。堅其約。合其黨。虜迫脅。

諸小種附著者衆誅之用力且數倍臣恐國家憂繇
累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也臣幸蒙厚恩父子俱在
顯列臣位至上卿爵列侯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爲明
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于
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卽不服
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
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
充國計于是充國引兵誅先零降及斬首五百餘人
馬牛羊十餘萬罕羌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

賜書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克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克國得進兵璽書中郎將邛懼使客諫克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領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綉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克國歎曰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哉往者舉可行先零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遣義渠安國竟阻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

矣。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故羌人爲逆，毫釐千里。是旣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禍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故以死守明主，可爲忠言。復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日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千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大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

定○廟○勝○之○策○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
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聲○羗○虜○故○田○及○公
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
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縣○罷
騎○兵○畱○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
合○田○收○以○充○入○金○城○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
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
下○裁○許○帝○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畱
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

計其便復奏克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國
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
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叛志而明主
班師罷兵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
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
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
之具也畱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克國才

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帝復賜詔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
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
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
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大开小开
意常恐并擊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
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勝算少
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
早开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

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東
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
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
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甯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
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輟聯不絕便
方弩飾閫具羹人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
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
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畱田爲必僉之具其土崩歸德
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

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精兵屯田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必且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苟接刃攻不必取。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自罷。弊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蹶役復發也。且匈奴烏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不虞之用。

以滄一隅臣愚以爲不便較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
厚獎村循衆羗諭以明詔宜皆鄉風亡他心不足以
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
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
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福也
臣幸得計不義久畱天誅罪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
誅令臣數得孰計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越之誅昧
死陳愚惟陛下省察乞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廷臣
初是乞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

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
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帝○
于○是○報○充○國○許○玄○國○屯○田○又○命○破○羗○等○出○擊○破○羗○降○
斬○四○千○人○彊○弩○斬○二○千○人○叩○降○斬○三○千○餘○師○還○充○國○
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言○破○羗○強○弩○出○擊○多○斬○
獲○虜○以○破○壞○將○軍○卽○見○宜○歸○功○二○將○軍○充○國○曰○吾○年○
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
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
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質○對○帝○甚○善○之○元○

帝時隴西羗反下廷議議者言歲比不登京師四方人苦饑而遭羗變宜先內憂右將軍馮奉世曰叛羗近在境內不以時誅無以制遠臣願帥師討之帝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矣卿者不料敵而興師師至折傷再三發輒則曠日煩費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羗戎兵不犀利用四萬人一月食足以決事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歛未可多發兵發萬人屯守勢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

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羗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矣羗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非財弊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遣奉世將名將屯以行到隴西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寡之計願益兵三萬六千人書奏天子爲發兵六萬人遣奮武將軍助焉十月兵畢出至隴西十一月大破斬羗虜而平

至于南夷夜郎滇邛都皆椎結其西徭昆明皆編髮
隨畜移徙無常筵笮都冉隴白馬皆氐類皆巴蜀西
南外夷也秦所置桂林南海象郡爲南粵所置閩中
郡爲閩粵東甌郡爲東粵皆未入職貢所謂百粵者
也秦二世時任囂爲南海尉以中國豪傑共叛秦天
下無所定而南海僻遠可據而有也卽被龍川令趙
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移檄橫浦陽山潞關惡絕
道自守備他盜乘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
高帝已定天下使陸賈往使卽授璽綬與剖符通使

陸生至佗、黽結箕倨、見陸生、生進說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既旦及身矣、且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皇帝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皇帝竟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誅王、天子憐百姓辛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

人豕夷滅族宗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
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佗蹶然起踞謂曰居蠻夷中
久殊失禮義雷與飲數月間陸生曰我孰與蕭何
曹參韓信賢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生曰
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典利除害繼五
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政繇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
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
漢一郡何乃比于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
此使我居中國何詎不若漢顧大說陸生曰越中無

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厚賜歸報卒稱臣
奉約高后時佗僭號發兵攻長沙邊文帝既鎮撫天
下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冢歲時祀召其從昆弟官
寵之詔舉可使粵者相平言陸賈先帝時習使粵可
遣乃召賈爲太守大夫謁者一人爲副遣之賜佗書
曰皇帝敬問南粵王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爲寇災不
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
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
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以問

夷夷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車
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
嶺以南。自王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
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
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
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
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賈
至粵。佗感德。意下令國中。去帝制。黃屋左纛。上書稱
臣。使人奉朝請。爲屬國。至建元初。天子厲武節。以一

封疆而兩粵西南夷畢以次削平郡縣其地焉初閩
越王無諸東海王搖以從番君滅秦無諸得王東野
搖王東甌建元初閩越攻東甌東甌困使人上急告
天子問太尉蚡蚡對曰越自秦時棄不屬相攻擊固
其常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大夫莊助詰之
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
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懇天子
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朔又何以子萬國乎帝曰善太
尉未足與計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

助斬一司馬諭上意遂引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
越引去東甌請舉國內徙處江淮之間建元六年閩
越擊南越南越王胡使人上書言狀以待令天子爲
遣兩將軍將兵討之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
以降詔罷軍曰郢首惡獨無諸孫孫君丑不與謀立
丑爲繇而餘言威行于國立以爲東越王天子旣
誅郢使使諭意南越王南越王胡頓首謝死無以報
德欲入見其大臣皆曰漢興兵誅郢亦以警南越先
王昔有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而已要之不可怵好語

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于是胡稱病不入見。遣太子嬰齊入侍。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得請歸，而王薨。嬰齊立，上書請立前爲侍子長安時所取邯鄲穆氏女爲后。子興爲太子，許之。無何，薨。興立，穆爲太后，而太后未嫁時，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于是使安國少季往風諭王太后。王令入朝比內諸侯，令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而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之。王年少，太后中國人，私于使者，願內屬。相呂嘉相王三世，年長矣。居國

中甚重。越人信之。數諫王不聽。王太后置酒。欲介漢
使者。權卽坐上誅嘉。使者不敢發。嘉下令中國曰。王
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欲內屬。亡顧趙氏社
稷。爲萬世慮之意。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盡殺漢
使者。立術陽侯。建德爲王。于是天子令粵人及江淮
以南樓船十萬師。徃討之。而東越王餘善上書請助
師。元鼎五年。拜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
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
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賴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

或抵蒼梧破平之建德嘉畢受誅當是時東越軍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肯前而陰使通南越持兩端事露乃遂反詔太師三道進討而越人殺餘善降處其民江淮間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畧巴黔中以西地遂至于滇池定之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君長之秦滅漢興皆棄之不問而閩蜀獨巴蜀民或竊取牂馬爨童旄牛以爲饒武帝時天誅旣破東粵使番禺令唐蒙使南粵風諭之南粵食蒙蜀枸醬蒙惟問所從來

曰道西北牂牁江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云蜀拘繫
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臨牂牁江南粵以財物役屬
之蒙乃說帝通夜郎道爲置吏拜蒙郎中將將千人
食重萬餘人入夜郎諭威德約置吏夜郎貪漢繒帛
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聽蒙約還報以爲犍爲
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而是時蜀人司
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
諭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時巴蜀四郡
戍轉相餽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西

南夷又數反發兵擊定耗費亡功帝患之使公孫弘
 往視還報言不便已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弘
 因言西南夷可且罷專力事朔方帝許罷西夷及元
 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因
 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
 道便近亡害于是天子乃遣使十餘輩出通道至滇
 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罽夜郎侯亦云各自以
 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何若也及南粵反亦使馳義侯
 因健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殺使者及健為太守反卒

擊定之。誅且蘭。叩君殺祚侯。以爲牂柯郡。南粵已滅。夜郎侯入朝。以爲夜郎王。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卑郫郡。祚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使者風滇王入朝。滇未肯聽。擊滅其旁國。勞深縻莫臨。以兵滇王。乃舉國降。以首善赦弗誅。以爲益州郡。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最寵焉。然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其民。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至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

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詰問之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因被流洳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抹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

在于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
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
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特布
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
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于是還
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
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
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諂臣杜
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

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較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撫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御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交戰死于前子聞傷于後女子棄亭鄣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愆莫平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

爲使者是皆郭地秦大征伐不休故也今天下獨有
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
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
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
不忍惻惻之念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
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蠶爾蠻荆
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
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
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

古今通考卷之九十一
卷之三十一
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竊以徃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于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奏。上帝從之。珠厓繇是罷，此西漢四夷之大

畧也

至王莽篡位、怙漢富強、欲夸耀四夷、以立威德、而遣
將將萬騎、多齎珍寶、至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
欲以次拜封、意令携單于、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
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得立遣
左骨都及左賢王將兵入雲中、塞大殺畧吏民、莽新
卽位、怙府庫之富、欲以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
國勇士、武庫精兵、轉委輸、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
糧、十道並出、追匈奴、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

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正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蝨蠹。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用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于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

是爲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
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
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露師老械弊，勢不
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
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備十八斛，非
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
鹵多，乏水草，以徃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
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
春夏甚風，多齋，黼黻漸炭重，不可勝食。構飲水以歷。

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
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
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
遇○險○阻○啣○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
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旣○發○兵○宜○縱○先
至○者○令○臣○尤○等○深○入○寇○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轉
兵○殺○天○下○騷○動○胡○未○克○而○新○亡

劉賈論曰嚴尤之議辨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推而爲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下漢無策焉

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判也不爲之。勞師其降也。不爲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殪戎之勳。俾其欲爲寇而不能。願臣妾而不得。斯禦戎之上策。禁暴之良算。惠比中夏。以綏四方。周人之道也。眚故曰。周得上策。易曰。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則長城

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蓋理城塹，城全固，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修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塹壁未遑閉，牛羊不暇收，雷擊至于近郊，雲飛出于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千里之城，役三十萬人，不有旬朔之勞，而獲久長之逸。始皇斤中國之戍，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向，而牧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故曰：秦得中策。史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帝。

欲遣魯元后泣諫曰帝唯一女奈何棄之何奴
乎繇是遣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
之后也人告趙王及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
宜有此高祖曰使張敖有天下豈少一女乎高
祖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謀而謂能息匈奴之
叛邪假有欲遣之辭固誠言耳豈冒顛手刃頭
曼躬射其母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
然則高祖之和親不能久安而爲之者以天下
初定苟紓歲月之禍以息兆人之勤耳而天姿

豁達不矜智能。內斷衆莫之識。武帝時中國康寧。胡寇益鮮。踈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嚴尤以爲下策可矣。而漢之失策。非止用兵。至于昭宣。武士練習。斤候精審。胡人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迹遠徙。窮窟海陰。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襲奉春之過。舉啓寵納。傾竭府藏。給西北方。無慮歲二億七十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計焉。臯室淑女。嬪于穹廬。掖庭異人。降于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

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傳稱流靡者來
王○此皆稱其來○不言當往也○祀用夷禮○經貶其
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甸
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爲戎妻○烝母
報子○從其汚俗○中國之異于蠻夷者○以有父子
男女之別也○若乃位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革
襲昧之性○使漸習華及○令婉治之姿○毀節異類
其爲垢辱○可勝道哉○漢之君常莫之耻○東漢至
曹馬招來○羌狄○內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于昔○

百人之酋于口之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者
相半于朝收馬之童乘羊之隸齋毳毼之資選
綾織之利者相錯于路九州五服耒耨之所利
經泉之所生方三千里植于三千里之中散于
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胡夷歲
驕華夏日蹙當其強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
也又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強則內攻嗚呼中
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甚哉
爲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邊人富矣移

其爵以解守臣則我將良矣富利歸于我危亡
移于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爲而
棄同卽異與頑用器以夷亂華以奇謀夏變上
國之風俗泯中和之正氣貺故曰漢無策焉嚴
尤深以古無上策者爲不能臣妾也聖王誠能
之而不用耳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夷而亡國
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氏得下策者謂代
夷而人病人旣病矣又役人而秦之是無策也
貺故曰嚴尤之議辨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頗

究其情而曰其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
未盡也何者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况于
禽獸夷狄乎夫奇貨內來則華夏之情蕩纖麗
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出兵之源也戎
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慎不貴奇貨
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
不御豈唯贊幣不通哉至于飲食聲樂不與其
之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吾人體委以食之
若禽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于

庭○磨○受○其○貢○不○過○乎○楛○矢○獸○皮○不○爲○贊○幣○不○爲○財○貨○利○既○小○矣○酬○亦○宜○然○漢○氏○習○玩○矜○虛○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大○官○之○八○珍○六○齊○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則○滅○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豕○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獾○噬○殺○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纈○而○得○毛○韋○討○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

爲鼓吹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箜篌御則胡牀食
則羗炙貊炙器則蠻盤祠則胡天晉末胡苻居
中夏豈無天道亦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
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
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
閉險使無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勝之也
制之而已措彼頑凶寘之度外譬諸虫豸方乎
地蟻如是何禮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貺故曰
班固之論詳而未盡

東漢馭夷

附三國六朝

光武初載彭寵反漁陽單于與實藉之兵虛芳及擁
立之使入居五原時帝方平諸夏未遑外畧至六年
始令歸德侯颯使匈奴單于亦使來報獻而倨驕欲
自比冒頓時帝霸遇之不深責也其後匈奴歲數侵
盜邊會旱蝗人畜多疫于是減宮馬武請命將並塞
出而招高句驪烏桓鮮卑共擊之發河西四郡天水
隴西羌胡特其右如此虜不足滅也方陛下聖武何
詎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帝手詔報曰黃石公記

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遠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樂其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顛、而在蕭牆之內也、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

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屬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先是呼韓邪單于兄弟以次立至與單于殺弟知牙師而立子是爲北單于而八部大夫共立兄子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大父嘗依漢得安故襲其號名款五原塞願釋北虜爲蕃臣是爲南單于北單于震怖爲却地千里而以其間時攻南單于南單于苦之于是詔單于徙居美稷中中郎將留屯西河擁護之歲發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冬屯夏罷以爲常二十七年北單于亦遣使詣

武威求和親。召公卿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見攻，故陽歸義以傾之。今未能出兵助南，而交通北虜以疑其心。臣恐南單于且將有異志，而北虜降者不復來也。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裘，乞和親。且請音樂。又請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闕下。下三府議，司徒掾班彪奏議曰：臣伏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言：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易爲欺負。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

故數乞和親。又遠驅馬牛與漢合市。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見富强。相欺謾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知爲懼愈甚。今未獲助。南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賜賞。畧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帝從之。單于北立九年而死。遣使者齎璽書鎮慰。自是以爲常。永平中。北匈奴數寇邊。朝廷以爲憂。而北使請合市。和親。顯宗與其交通。不爲寇。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報命。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懷。嫌怨欲畔。密因此使。令遣兵。

迎之衆出塞疑有異密伺之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
更置大將防二虜交通于是始置度遼營設度遼將
軍衆至北廷单于顧倨驕欲令拜衆不爲屈单于大
怒圍守衆閉不與水火衆拔刀欲自剄单于恐乃改
館置殮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還遣報使衆疏
言北单于所以勞致漢使者獨欲離南单于之歡堅
三○十○六○國○服○從○之○心○也○又○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
域○欲○歸○化○者○局○促○孤○疑○而○懷○土○之○人○絕○望○中○國○也○漢
使○到○卽○偃○蹇○自○若○矣○復○遣○報○虜○必○自○謂○得○計○而○南○廷

動搖烏桓且有離心南單于久居漢地且知形勢萬
一離德旋爲邊害可勝慮哉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
北陲雖勿報使必不爲患亦不從與在道復上書固
爭追還紫苑尉元和初武威太守孟雲言北單于願
稱臣復與吏合市詔聽慰納南單于聞遣輕騎出上
郡遮生口鈔牛馬驢以來守雲自請還南所掠生口
以慰薦其意公卿持以爲不可太僕安以爲雲以大
臣典邊不宜使墮信于戎狄帝從其議下詔曰傳曰
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屈何病况今

與匈奴君臣之分既定辭順約明豈宜違信自受其
曲其勅度遂將軍倍顧南部所得生口還之北其南
部斬獲捕鹵自計功賞如常科其後北單于兄弟爭
立國離散南單于請發國中及從諸部兵并力滅胡
得北歸時竇太后臨朝欲從之尚書宋意曰不可匈
奴奉順中國坐享其美而百姓不知其勞今聽南虜
遠黎北庭而都之則南虜坐大失上畧矣會都鄉侯
暢來弔侍中竇憲賊之閭下愷得恨謀求擊匈奴
以贖死乃以憲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兵

伐北廷魯恭上疏曰陛下親勞聖恩日昃不食憂在
軍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
伏獨思之未見其便○聖稷之計萬人之命在于一舉
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
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繇內及外也○萬民者天
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不得其所
者○則天氣爲之舛錯○况于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
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
方之異氣也○躡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

錯亂天氣汗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
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滅于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
而欲乘其虛耕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
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
不絕如繩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
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復欲
襲其迹不顧患難乎唯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
從于是憲卒三萬騎出朔方擊虜大破之勒石燕然
山數歲竟滅胡已憲以烏孫塞北地空餘部無所屬

乃白立北虜降者于除鞬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
如南單于事下公卿司徒安司徒隗議以爲不可弗
聽安復疏曰光武皇帝立南單于以扞禦北虜而匈奴
奴遂分得其道也章和初北虜降者十餘萬人議者
欲置之塞下太尉宋繇光祿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
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將軍遠師討伐
席卷北庭廢而復立所宜審慎南單于屯之父舉衆
歸德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
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倡大謀空盡北虜輟

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建立無功棄信所養非策之得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故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也今失信于一屯宜若未害而百蠻不敢復保約誓矣人情皆畏仇讐今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而立其弟則二慮交怨危難莫測且漢故事供億南單于歲費一億九十餘萬護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空天下財力而贍事戎狄也下廷議憲方自功志安阻撓其議

與折難險、急負氣勢、至稱光武誅韓歆、戴涉、事肆詆、
欺安終守不移、憲竟立于除鞬、後卒反叛、如安言、永
和中南匈奴左部畔寇西河、殺朔方代郡長吏、天子
遣使讓單于、當輯諸部奉職、何忤亂、若是意、開令招
降、單于本不知謀、脫帽避帳、稽首謝、而中郎將陳龜
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及弟左賢王皆自殺、
龜又欲徙單于近親于內郡、虜遂駭動、起爲變、龜坐
徵下獄、大將軍梁商計以爲匈奴自知罪極、鳥窮獸
困、寇畔救死、而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

軍疲弊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也宜令邊將深溝高
壁以恩信招徠又移度遼將軍續書言今中國安寧
忘戰之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時日此戎狄
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壘固守以待
其衰此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先務所長
乘執以觀變設購開賞諭使自悔勿貪小功以亂大
謀于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詣續降後漢末大亂南
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時民皆保聚鈔
掠無所得而單于兵挫傷欲還國國人不受止河東

而死南庭遂虛

西域自內屬以來凡三十有六國哀平間自分割爲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其君長多徵求而西域怨叛並復役屬匈奴光武中興警善車師迫匈奴界諸小國尚拘攀未至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國稍強苦匈奴征役數遣使奉質子以來願請屬都護天子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抑而未許建武末鄯善復遣侍子請都護且以爲都護不出誠迫于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

史固歎之曰盛哉帝德大禹之序西戎周公
議自雉太宗之郤走馬義兼之矣永平中匈奴攻
河西郡城門盡閉帝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
交融在河西習邊使與廷臣議謁者僕射耿秉議以
爲當修武帝之業得伊吾破軍師通使西域烏孫諸
國然後匈奴可得制也帝乃詔秉爲附馬都尉固奉
車都尉屯涼州明年固遣假司馬班超使西域降鄯
善于寘而都尉秉擊車師平之于是西域與漢絕
十餘年乃復通初超與從事郭恂俱至鄯善鄯善王

廣嚴禮之已忽疎怠。超謂官屬曰：寧覺鄯善禮意嚮
寢薄乎？官屬曰：胡性不常，非有他也。超曰：此必虜使
來中狐疑，未知所伏耳。明者覩未萌，況已著耶？乃召
侍胡訐之。曰：匈奴使者來幾日，今安在？侍胡驚謂：情
得失次對。日至三日矣。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置
酒，悉會其吏士三十有六人，與痛飲。酒酣，激怒之，曰：
我與鄯等俱在絕域，今虜使到，戮數日，而王禮敬卽
廢，有如虜使逼王，收吾屬送匈奴，卽骸骨不且爲豺
狼食哉？衆泣下。曰：然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安

得虎子。今獨有夜以火攻虜。使虜使不知我多少。必震怖。誅之可盡也。殄此虜。則鄯善破膽。附漢堅矣。衆曰。善或請召從事與計。超曰。今吉凶在頃刻。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成名。于是將吏士疾前。犇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營後。約曰。俟火發。皆鳴鼓大呼。餘悉持兵弩夾門伏。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驚亂。斬其使及從者三十餘級。明日召鄯善王。以虜使頭示之。王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以其質子。還白固。固上其事。且求還可使西域者。以遂

功帝喜曰。吏如班超。何不遣而用。更選爲乎。卽以超爲軍司馬。使于寘。回欲益兵以從。超曰。于寘國大以遠。卽將數百人。無益于疆。脫有不虞。多益爲累。但將本所將三十六人足矣。時匈奴遣使監護于寘。于寘王廣德。殊不以漢爲意。禮跡薄。又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賜。則以詞我。超伺知其狀。令巫自來。取有頃。至卽斷其頭。送廣德。噍讓之。廣德恐。乃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撫焉。而西域復通。明年都尉回秉將兵出敦煌。破虜蒲類。

海因遂擊車師車師前王後王之子也。迂相去五百里。固以後王廷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未易前欲先擊前王。秉以爲先後王并力其根本則前王也。後王得則前王自服。攻前王而兵頓。後王不下危道也。固未決。秉奮請前卽上馬引兵行。固不得已遂並進。後王不意漢兵猝至。驚從數百騎出迎降。固司馬蘇安欲專功。馳前謂之曰。漢貴將獨奉車都尉。乃天子姊妹。爵通侯。當待之。至乃降。王馳還。更遣將迎秉。秉大怒。甲馬過固壁。曰。車師王言降。今不至不降矣。秉請皇

其首以來固大驚亟止之乘厲聲曰受降如受敵詎可止乎遂進馳擊之後王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乘將以詰固前王亦歸命定車師而還于是以陳睦爲都護耿恭爲戊巳較尉屯金蒲城開寵爲較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數百人顯宗崩車師叛與匈奴合分攻圍都護及二較尉各上書求救而中國有大器公卿議以爲無救司徒昱曰夫使人于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守死者之心後將何以使人乎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

不下是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張掖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以赴其急帝然之發三郡士及鄯善兵七千餘人以行寵旣沒獨拔都護恭以歸耿恭好時侯從孫慷慨多大畧以戊巳較尉屯金蒲城匈奴來攻恭乘城搏戰以藥傅矢端射之中矢者視創皆沸驚會天暴風雨恭乘勢急擊敗之匈奴震怖以爲漢兵有神也遂引去恭以疏勒城有澗水阻可依引兵據疏勒匈奴來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至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糞汁飲之恭仰嘆曰昔二師

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顧窮苦
乃整衣冠向井拜有頃水泉湧出衆皆呼萬歲乃令
吏士揚水示虜虜益以爲神引去至是攻圍恭數月
恭食盡困乃煮鎧弩食兵筋革與士推誠同死生固
皆無二心单于知恭已困可得降許封爲白屋王恭
誘上城手殺之灸諸城上单于怒更益兵圍恭會三
郡兵往救而罷沒恭遣軍吏范羗出迎軍諸將不敢
進分二千騎從羗出山北迎之遇大雪丈餘軍僅能
至城中聞兵馬聲以爲虜益兵來爲戒嚴羗遙呼曰

我范羗也。漢遣軍迎較尉耳。乃開門相持而泣。明日
自拔歸。先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
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
班超從間道至疏勒。遣慮田先往降之。兜題見慮。輕
來。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馳報超。超
卽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
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宮屬皆請殺兜題。超不
聽。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超因此駐疏勒。
十八年。至是朝廷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下詔徵超。

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刎超乃更還疏勒建初三年超發疏勒居于闐拘弭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區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卽時向化前世議者皆日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載胡夷皆言倚漢與

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
茲侍子白羈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
兵歲月之間龜茲成酋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
又蒞車䟽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
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
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
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書奏帝知
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
願奮身佐超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

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而自與幹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超既發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又遣精兵救忠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知

其奸僞許之忠卽從輕騎詣超。超爲供帳設樂酒行。此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于是遂通。明年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龜茲王遣溫宿王救之。超召將較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超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縱所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邀于闐。超知虜已出。密召諸部。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

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永元二年，月氏因欲求
漢爲婚，超不許。怨超，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
超衆少，皆大怒。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
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
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超堅守不戰。
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
數百于東界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
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從遣之。月氏繇是大震，歲
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西域惟焉耆危須

尉犁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
龜茲鄯善等八國兵討焉耆兵到尉犁界焉耆王廣
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
奴侍子實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罪也
或勸超殺之超不聽曰此人權重于王今未入其國
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于是
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尉犁焉耆國有葦橋
之險廣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潛度直
底焉耆城二十里廣出不意大恐欲悉驅其人共入

山保焉者左侯元孟密遣使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
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揚聲當重賞賜于是焉者王廣
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懼
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
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然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
等于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爲焉者王
超畱焉者半歲慰撫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
內屬焉後超在西域三十年老乞歸帝難其代未報
而超妹曹壽妻亦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動徵超還任

尚代爲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願有以誨之超曰寒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惡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以迫切失邊和安帝時西域反叛以班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

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殺班。進擊走前王界，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宗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于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敢。

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
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
內屬會問者羗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
通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怨憤思樂
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繇牧養失宜還
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
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
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也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
是示弱于遠夷暴短于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

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
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
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
比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
較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
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
較尉于車師。卽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
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
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

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
顯廷尉恭母參司隸較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
西域者以其無益于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
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
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奸猾盜
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
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而爲患微
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較尉以扞撫西
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

絕之後。屈就北虜。綠邊之郡。將受圍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愆矣。今不廢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長久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較尉。則西域絡繹遣使來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知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綠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較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

之心以疑匈奴覲覲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求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時朝議不能難而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廷。當斯之役黔首隕于狼塞之北財幣糜于廬山之壑。府庫殫竭杵抽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

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
特鼠竄遠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闕微不閉羽
檄不行繇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洽西域內
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也此其不樂匈奴暴漢
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
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執益殖威臨南
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
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
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

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
 是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
 盛國滅土經有明誠臣以為敦煌宜置較尉案舊增
 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于
 是詔以勇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屯柳中遂
 破車師而西域復定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凡三絕
 三通陽嘉後政亂乃廢而當時東胡有烏桓鮮卑等

國

烏桓漢初為匈奴冒頓所滅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

號作與匈奴多同。自爲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服
匈奴。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于
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伺察匈奴動
靜。其大人歲一朝見于塞，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
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強盛。至後漢建武中，抄擊
匈奴，轉北徙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遺之。二
十五年，大人郝且等九百餘人詣闕朝貢。于是封其
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于緣邊。
諾郡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盜。

若○又○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臣○愚○以○爲○宜
復○烏○桓○較○尉○誠○有○益○于○附○集○省○國○之○邊○慮○帝○從○之○于
是○始○復○置○較○尉○于○上○谷○寧○城○至○桓○帝○末○或○降○或○叛○後
爲○曹○操○所○滅○徙○種○類○遂○微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
俗○與○烏○桓○同○漢○初○亦○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
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建○武○二○十○一○年○鮮○卑
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三
十○年○鮮○卑○大○人○于○仇○責○等○率○種○人○朝○賀○帝○封○于○仇○責

爲王于是鮮卑自敦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爲常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匈奴北单于遁走留者尚十餘萬落鮮卑因此徙據其地而有其人繇此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湯朝賀鄧太后令止烏桓較尉所居寧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鮮卑落邑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叛邊人歲苦其害漢雖時有剋獲而不補所費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爲大人檀石槐乃立

庭于彈汗山。獸仇水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折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爲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初。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寇掠。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烏桓較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

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護羌校尉亦求爲將與育并力討賊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言曰書戒狝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關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繇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畧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畜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至乃典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綉衣直指之使奮鐵

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
故主父偃曰夫務戰爭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
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
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
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
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遁逃爲之
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
事凶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
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

符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昔之
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於搔。中國之困。胸背之
癩。疽方今郡縣盜賊。豈不能禁。况此飄虜而可伏乎。
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棄慢書之詭。方之于今。何
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
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虫蠃狡
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西方今本朝爲
之。盱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
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

古今治平畧

東漢馭夷

卷三十

九十九

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較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斷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十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陳大。因無以相贖。又當動兵。非但勞

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
救惡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民
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畧保塞之論嚴尤申其
要遺業猶在文章具有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
口可矣帝不從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塞育等大
敗奔還鮮卑跡此益盛

至于諸羌當更始赤眉之際羌寇金城隴西隗囂不
能討因就慰納司徒掾班彪爲上言今涼州部皆有
降羌被髮左衽與漢人雜處習俗旣異言語不通教

爲小吏黠人之所侵奪窮患無聊以故反舊制益州
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較尉涼州部置
護羌較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勞問其
疾苦又數遣驛使覘其動靜爲兵吏耳目故州郡知
備以無後憂宜復舊制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卽以牛
邯爲護羌較尉持節以舊章邯卒職省後先零豪與
諸種相結寇金城中郎將來歙隴西太守馬援前後
擊走之阻允吾谷援潛行間道掩擊羌大潰保北山
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其後羌震疊皆降時

廷議以金城破羗之西至遠可棄也。援上言破羗以
西城完牢阻河爲固。其土田肥美。灌溉流通。不可棄。
棄之卽羗在湟中。害長不休。于是詔武威太守還金
城。容民三千餘口。歸保塞。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塲
堠。開通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武都氐羗求歸附
者。援奏復其侯王君長號名。而隴右以平。中元中燒
何豪婦比銅鉗者爲盧水胡所擊。將其衆來歸。種人
頗犯法。臨羗長收繫種誅之六七百人。顯宗下詔曰。
昔桓公伐戎而暴。春秋貶日。齊人今國家無德。恩不

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霸者之功
谷繇太守長吏妄加殘戮燒何羗尚生者所在致醫
藥養視其種人欲歸故地者遣送其小種束手自詣
欲効功者皆除其罪元和三年吾迷諸雜種羗反號
吾先人隴西界郡督生得之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
無損于羗誠得生歸必罷兵無爲寇災矣隴西太守
張紆放遣之羗卽解散歸故地較尉傅育募人鬪胡
羗而羗叛育敗死紆代爲較尉羗請降紆誘誅其酋
其種人向塞哭與燒何當更等相結解仇交質爲邊

患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護羌會羌合兵萬騎
攻以氏胡議者以羌胡相攻中國之利也。不足以其
故勤兵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
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民命縣絲髮
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我用。遂令開城。及所
居園門。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得。又
不敢逼。因解去。繇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闢我
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咸歡喜。叩
頭曰。唯使君所命。計之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

以爲義從。羗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
問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
者非一。小人莫不感悅。于是賞賂諸羗種。使相招誘。
訓因發湟中秦胡羗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于鴈
谷。斬首虜六百餘人。迷唐衆悉破散。其春迷唐欲歸
故地。就田業。訓又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
縫革爲船。置于上流。以渡河。掩擊迷唐。遂遠徙廬落。
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歎塞納質。遂罷屯兵。各
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

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大都後漢諸降羌布在郡縣
皆爲吏人豪右所徃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
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隄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
域弘迫促發遣群羌懼遠屯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
徼遮或覆其廬落于是勒姐當莫大豪東岸等驚潰
麻奴兄弟因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
羗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羗歸附旣久無復器甲
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木板案以爲楯或執
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陘

征西較尉任尚屯漢陽明年羌擊敗隴軍于異西于是滇零等自稱天子北地招集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艱劇遂詔隴還師四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燔燒郵亭大掠百姓于是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長安扶風如西京三輔故事時羌復攻褒中鄭勤擊之大敗死者三千餘人于是徙金城郡居襄武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渡河羌旣轉盛而二千石令

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讎
朝廷從之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刈其木稼發徹室
屋夷營壁破種聚連旱蝗饑荒而驅錢劫畧流離分
散隨道死亡或弃溺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六
年演零死子零昌代立元初元年遣兵屯河內通谷
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寇雍城
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種分兵鈔掠武都漢
中巴郡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較尉戾霸病卒漢陽
太守龐參代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羌號多等率

衆七千餘人詣參降參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時遣
任尚代班超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翊說尚曰將軍
類奉國命討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弃農桑疲苦
徭役而未有功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
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詔曰兵法弱不攻強走
不逐飛自然之執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
而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執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
爲使君計者莫如能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
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遂數

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
大喜。卽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擊飯先零。羗于丁奚
城。秋築馮翊北界堠塢五百所。任尚又遣假司馬募
隔陳士擊零。昌于北地殺其妻子。燒其廬落。自零昌
死後。諸羗无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微而羗叛十餘年。
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
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
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嗚呼。當羗始反時。計謀未善。黨
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

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
怯畏。便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破州。滅郡。單及三輔
百姓備害。而癡兒騃子尚云不敢救助。且待天時。用
意若此。豈人也哉。彼仁者恕已。以及人。智者講功而
處事。夫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
禍。各懷一切。苟云不當動兵。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
實殺民。一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
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已。而非
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錢谷。殫盡府

庫○乃○復○從○民○假○貸○強○奪○財○貨○于○萬○之○家○削○身○無○餘○萬
民○遺○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其○爲○酷○虐○甚
于○逢○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使○所○搜○索
剽○奪○淋○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爲
人○奴○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治○者○不○可○勝○數○也○此
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且○夫○士○重○遷○戀○墓○墳○慕○賢○不
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
死○耳○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
多○滅○門○少○能○還○者○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

上○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家○故○荒○割○國○家○之○地○以○與○
敵○殺○主○上○之○民○以○餓○羸○又○爭○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
強○劫○驅○掠○與○其○內○人○捐○棄○羸○弱○使○死○其○處○兼○遭○蝗○旱○
饑○遺○逐○道○東○走○流○離○分○散○邊○地○遂○以○兵○荒○幾○至○無○人○
爲○謀○若○此○未○可○謂○知○爲○臣○若○此○未○可○謂○忠○且○凡○四○海○
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位○職○事○者○群○臣○之○
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寄○其○身○者○各○取○
一○門○故○常○其○言○不○可○久○其○業○不○可○復○昔○此○誠○明○君○之○
所○徵○察○而○聖○王○之○所○獨○斷○也○今○言○不○欲○動○民○與○煩○河○

也。卽然當修守禦之備。必今之計。令虜不敢來。來無所得。令民不患寇。旣無所失。今則不然。苟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原其所起。孰非吏過哉。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羗反。較尉馬賢將士千餘人擊之。戰于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

美土宜產牧牛馬啣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
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
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
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羗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大
弃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雖山河之阻守
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
異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
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
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旣而激河浚渠爲屯

日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
金城常備穀粟令周數年兩河間羗以屯田近之恐
必見圖乃解仇詎盟各自儆備張掖太守馬續欲先
示恩信乃上侈屯田還隍中羗意乃安後又以隍中
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爲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
南部都尉如舊制于是隴右復平永和四年以來機
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
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而
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宜畧依其俗今三君素性

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况夷狄乎其務安羗胡防其大故恐其小過機等天
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
傳難種羗等遂復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
羗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乘並坐徵于是發京師
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爲征西將軍屯漢陽又
于扶風漢陽隴道作塲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
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馬賢
軍敗涼部震恐皇甫規見賢不學軍事審其必敗上

書言狀賢果爲羗所沒郡將知規有兵器乃舉爲功
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羗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
規上計掾其後羗衆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求自
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羗戎未動策其必反馬
賢始出頗知必敗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
懸費且百億計故江湖之人游爲盜賊青徐荒饑襁
負流散夫羗戎潰叛皆繇邊將失于綏御乘常守安
則加侵暴苟就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
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以邀功

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壑暴骨中原○徒見王師
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
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嘆者也○願假
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獲羗
轂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
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
下可以納降○時不能用○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
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
斬首八百級○先零諸踵羗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

萬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漢安元年較尉趙冲招懷叛羌又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于是諸前

後諸涼州刺史降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之于是隴右復平自永和羌叛至于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永康元年當剪諸種復反欲攻武威段熲復追擊于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于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又叛帝詔問熲熲因上言

日臣伏見先零東羗雖數叛逆而降于皇甫規者已
二萬許落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
離內合兵往必驚耳臣以爲狽子野心難以恩納勢
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東種所餘二萬餘落居近塞內
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
侵三輔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羗
並擅其浪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
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
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代計承初年苦

反叛十有四年。用費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繼上
年。用費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盡誅。餘孽復起。于
茲作害。今不暫疲。難以永寧。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
寧元年春。頰遂將兵萬餘人。賫十五日糧。從彭陽直
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于逢義山。虜兵盛。頰衆皆恐。
頰乃令軍中張銳利。办長矛三重。挾以强弩。列輕騎。
爲左右翼。頰因微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
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頰
馳騎于旁。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十餘級。獲牛

馬羊二十八萬頭。夏頰復追羗，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州。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晏等與羗戰，羗潰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于令鮮水上。羗復敗走，頰遂與相連綴。且鬪且引，及于靈武谷。頰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羗遂大敗，追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羗雖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宜且以恩降。

之詔書下頰頰上言臣本知東羗雖衆而勢弱易制
中郎將張奐謂虜強難破聖明信納替言臣謀得行
奐忿計不用殺云臣兵折軻羗一氣所生不可誅盡
山谷廣大血流汗野傷和致災伏念周秦之際戎狄
爲害中興以來羗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
零雜種累反攻沒縣邑剽畧人物發冢露戶禍生死
矣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
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癘上
占天心不爲災害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

落川以東縣邑通屬非深險絕域之地。與爲漢吏當
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職。武招降蠻敵。
誕辭空說。借而無徵。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
與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今傍
郡戶口單少。數爲寇所創。毒而令降。羗徙與雜居。是
猶種枳棘于良田。養蛇虺于屋內也。臣本規三歲之
費用五十四億。今適基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
向殄滅。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斷言。一以任臣。二
年夏東羗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

費○四○十○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封○新○豐○縣○侯○頰○行○
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瞻○省○手○為○累○剝○在○邊○十○餘○年○
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之○死○嗟○乎○羌○
戎○之○外○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
興○以○後○禍○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師○騫○然○諧○之○
信○其○內○屬○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僕○之○
勤○塞○候○時○清○則○忿○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韃○以○鳥○
驚○故○永○初○之○間○群○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
豪○轉○相○嘯○聚○揭○木○為○兵○負○柴○為○械○轂○馬○揚○埃○陸○梁○于○

三輔建號稱制悉睚于北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
屬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
書日聞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于兵場女
婦則徽纆而爲虜發冢露骨死生塗炭自西戎作逆
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
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
見捐弃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恨謀夫回遑猛士疑
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
其變土之心燔破貲積以防顧還之思于是諸將邛

薦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
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共濟馳騁東西奔救首尾
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于假人增賦借奉王侯
引金錢綠綵之珍徵糧粟鹽鉄之積所以賂遺購賞
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剋酋健摧破附
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
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怒師徒連年而
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
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思窮武盡威銳以事之

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
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奔之所
崩藉頭顱斷落于萬丈之山支革判解于重崖之上
不可較計其能穿窬草石自脫于鋒鏃者百不一二
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
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蓋雖外夷實深內疾若攻之
不根是養疾痼于心腹也惜哉寇敵畧定矣而漢祚
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無荒知夷猶殊
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

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
遷之內地當剪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
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畧豈
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于象箸辛有浩嘆于
伊川也

附三國六朝馭夷

自漢建武時匈奴單于于日逐王北降漢居之
西河美稷中已單于爲國人所殺以其衆留漢
居太原河東魏武時呼泉厨單于朝于業以爲

既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爲寇始分其衆爲五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而家乃在晉陽汾水間晉太康中置都尉領之時索頭虜亦分其衆居上谷代郡定襄爲三部魏又徙武都氏羗于扶風天水處鮮卑降者于遼西棘城而北塞諸郡無慮多羗胡雜處矣泰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植討平之其

後稍因忿恨漸爲邊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
狄強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
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
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則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
定上郡盡狄庭矣宜及平吳之謀威臣猛將之
畧漸徙內郡雜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
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帝不納至惠帝
永熙六年秦雍氏羗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
圍涇陽孟觀西討大戰十數皆破之因擒萬年

太子洗馬江統以戎狄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徒
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
九土而西戎卽敘其性氣貪婪恂悍不仁四夷
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
以漢高祖困于白登孝文軍于霸上及其弱也
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
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
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爲寇而
兵甲不加遠征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

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
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自是
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
旁通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
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
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
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亂覆
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
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

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于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上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上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既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至于蕃育衆盛、則生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儼爲橫逆、而居封

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
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
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
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
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
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
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習不雜並得
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
閩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氐寇新

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
悴之衆徒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
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日子以今日群
氏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
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于此
乎日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
長短之命而令其進退繇已矣夫樂其業者不

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
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故可遐遷

處今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于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位困必濟，過否能通。今子遭敵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

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糴遺居者以積倉寬開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倅蹙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太始之初。又增爲四。于是劉猛內叛。速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穀遠。今五部之

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其天性驍勇
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
州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切丘儉討何驪徙其
餘種于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
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
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嚙○况○于○夷○狄○能○不○爲○變○
但○顧○其○微○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
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
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

世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寓。
周無上算，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
年間，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
敢南臨。至于晉始，奸黠漸著，密通畿封，窺候壇
塲，俘民畧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
雖喪，五湖遶襲，翦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
席卷，趙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宋高祖
宏圖盛畧，欲以苞括宇宙爲念，逮于懸旗清洛，
飲馬長涇，北狄馭銳，銚鋒閉重嶮，而自困于時。

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蛇輶軒繼路舊老
懷思古之清行人或爲之殞涕自是開河響動
表裏寧一營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
伊瀝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寇而兵無勝畧棄
師隕衆委甲橫原拍舟亘水荆吳銳卒逸氣未
摠偏城孤將銜冤就携遂蹙境延寇僅保清東
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稍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
芻牧年傷禾稔歲犯小則因虞吏民大則俘執
長守羽書灌塗奔命相屬青徐兗冀之間蕭然

矣而魏自木末以來並有賢才狡算妙識兵權
深通戰術屬韃凌厲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
志雄群虜至于狸伐纂偽彌備凶威英圍武畧
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驚勇檀石之驍強不能及
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地兼萬里
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氓戎落衆力兼倍
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
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群心外御
群寇役竭民湮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

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燬累邦邑，剪我淮州。
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踟高天，踳厚地，而無所控。
告強者爲轉屍，弱者爲繫虜，自江淮至于濟濟，
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
無復鳴鷄吠犬，特歲惟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
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
復餘蔓。殘構至于乳鷲，赴特衙坭，靡托一枝之
間。連窠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好吳宮，
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于此也。太祖

禍未深復興外畧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
再收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
侵疆軼戍于歲連屬逮泰始構紛邊將外叛致
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晏思一區宇於
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
棄司寇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
直天時抑繇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
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關江湖
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柎豫章楛

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瓊裘之民
可以決勝于荆越必不可矣而曰襁船之夫可
以爭鋒于燕冀豈或可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
蓋以我徒而被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

唐代馭夷

唐始混一其北狄曰突厥曰回纥
突厥曰回纥
東夷曰高麗南曰南詔爲大國
唐後魏而代爲盛
衰突厥本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始臣于蠕蠕至
吐門而大更自號可汗可汗古單于也妻曰可敦古
闕氏始畢尚隋義成公主建牙都斤山控弦百萬契
丹室韋吐谷渾高昌諸國皆役屬焉屬中國之亂據
土僭名號者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李軌王世克之倫
各遣使稱臣尊事之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静

厚幣甲辭往請兵且行戒之曰吾所爲藉兵突厥者
非○誠○資○其○兵○獨○畏○其○議○吾○後○令○吾○不○得○專○意○規○關○中○
也○今○請○兵○兵○不○必○多○多○必○且○爲○患○獨○請○馬○馬○愈○多○愈○
益○也○始○畢○見○文○靜○而○大○悅○使○其○首○將○馬○二○千○兵○五○百○
以○來○用○濟○大○業○而○笑○厥○怙○功○驕○橫○武○德○初○始○畢○自○將○
渡○河○與○梁○師○都○合○入○寇○又○以○五○百○騎○藉○劉○武○周○入○句○
注○寇○太○原○會○病○死○天○子○爲○發○哀○長○樂○門○子○什○鉢○恭○幼○
不○克○立○立○弟○處○羅○可○汗○復○妻○義○威○公○王○處○羅○死○公○王○
以○其○子○莫○射○設○陋○棄○不○立○立○頡○利○嗣○而○頡○利○又○復○妻○

義成于是始畢子什鉢苾長突別立爲突利可汗而
王世充使說頡利歲入寇盜邊高祖以中國未平屈
意下之所贈賂不訾然不能厭其欲也居久之突厥
寇山東殘定州又十五萬騎入陽門隔并深畧汾潞
分掠原靈間高祖召群臣問計鄭元疇曰與戰則禍
深不如和也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
心不戰而遠和示之弱明且復來中國懲矣臣愚以
爲必與戰旣勝而後和帝曰善于是命太子建成將
兵出幽州秦王世民將兵出蒲州李子和軍雲中段

德操軍夏州襄邑王神符軍汾東禦之頡利出塞去
于是帝遣鄒元琦詣頡利責以負約于是復和親而
時時小入寇盜邊與屯將互勝負以爲常武德七年
頡利與突利三可汗悉兵自原州連營而南關內震
恐詔秦王引兵出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餼絕士卒饑
困器械頓弊秦王與虜遇幽州而二可汗帥軍萬餘
騎奄至州城西齊王元吉懼不敢出秦王奮曰
敵弱我矣不可以不示強乃自帥銳騎百人馳虜陳
大呼曰國家與可汗和親待可汗不薄何爲負約深

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闕獨出與我闕不能以衆
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笑不應王又遣騎士
前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難相助而相攻何無
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王乃遂徑進將絕水而前
時頡利與突利雖連兵業內有間相却矣見秦王輕
出莫測其意問香火語則又疑突利與王有前謀乃
遣使止王曰王母渡我來但欲與王同盟約耳遂引
却而雨益甚秦王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今積雨
彌時弓筋膠俱解不可用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

逸制勞此而不乘復何待乎遂夜潛師出冒雨進而
突厥大驚請和親突利遂自託于王結約爲昆弟王
撫以恩意與盟去無何太宗起秦王卽位梁師都亡
之突厥言中國新易主纔可乘請爲導入邊于是頡
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犯徑原倘佯隴澗關不
進已突犯武功高陵逼渭便橋而軍遣腹心執失思
力入見覘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
帝怒罵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約在親義師初起
爾父子又從我我遇爾非薄爾雖禽獸亦有人心何

得全忘大恩誇強盛相林乎吾先斬汝矣思力懼請
囚帝乃自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詣渭水責頡利
負約突厥酋大驚皆下馬羅拜頡利見思力便不反
而帝又銳身輕出業悔之俄六軍至而旗甲蔽野部
隊靜整則慙然有懼色帝麾軍使却而身獨留與頡
利隔水語左右交諫帝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
以我國內難朕新卽位不能抗禦也若示之弱必放
橫不可制故朕輕騎獨出示如無有而羅大兵以從
之使知必戰虜深入我境中有懼心而吾翁張攝之

將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是日頡利來輸平許之。斬
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而還突厥。退蕭瑀。請日方突
厥未和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何也。帝
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達官
求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兵
躡其後。覆之。反掌耳。顧吾卽位日淺。國未安。戰勝則
怨深。彼懼而謀我。則吾未可以速得志矣。故卷甲韜
戈。啗以金帛。彼得所欲。而驕驕必惰。吾得養威而俟
其變。此全國爲上之道也。瑀等謝不及。是時天子旣

神武而中國方創造人習于兵而頡利悍驚薛延陀
回紇諸部衆叛之又委事諸胡斤族性不用號令不
信兵革數動下不堪其勒會大雪畜產死民飢哀歛
苛重諸部益貳與突利更相怨而北邊諸郡多叛頡
利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
天子方圖頡利聞之乃遣使問道冊拜夷男爲真珠
毘伽可汗令建牙大漠北夷男遣其弟人貢而突利
可汗亦身入朝自歸于是代州督張公謹上書言突
厥可取狀六事而頡利復犯邊乃命定襄道行軍大

總管李靖、漠南道總管李世勣、中分將軍出擊胡靖、出馬邑、襲定襄、世勣出雲中、戰白道、而頡利走、鉄山、北以避敵、遣執失思力入謝罪、求入朝、帝遣鴻臚卿、唐儉往慰撫、詔靖以兵迎之、時頡利雖外爲卑辭、中猶豫欲北走、靖引兵與世勣會合、謀曰、頡利雖敗、其衆尚十餘萬、若令得走、度磧北難圖矣、令詔使至虜、自寬襲之、可擒也、張公謹曰、詔書許降、詔使在虜、奈何、遂擊之、靖曰、一日縱敵、百世患之、且是韓信之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乎、遂勒兵進、頡利見儉來、

果大喜自寬。延俊爲長夜飲。會大霧。前軍進薄之。士
牙帳一里所。霧收。軍突至。則大驚。悉乘千里馬。跳身
走。衆大潰。斬虜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而虜酋蘇尼
失執頡利以來。帝御順天樓。受俘告廟。陳仗御令。吏
民縱觀。已悉還其家屬。館太僕稟食之。方上皇時。突
厥怙盛。強蔑中國。上皇常屈意遇之。然內常恨。恨及
是。聞頡利擒大喜。太息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我。
曩困突厥。今我子滅之。吾付託得人矣。其衆分散。或
走漢北。走薛延陀。或西奔吐蕃。漠南遂空。而降唐者。

尚十餘萬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世爲
中國患今賴陛下神靈幸破滅宜徙其衆河南兗豫
間分其種落散處州縣教之耕織可化爲齊民顏師
古請分冀河北立其酋部領之李百藥以爲突厥雖
一國然各有種族宜因署君長使不相臣屬而遣之
卽勢分力敵易制也下中書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
建武時置降匈奴五原塞故事置近邊魏徵曰不可
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秦漢以銳師猛
將攻取河南地爲郡縣不欲令虜得近邊爲寇利也

今奈何以河南塞奉虜乎且虜降者今十餘萬十年
生息十年蓄聚後此十年必且生心西晉之禍前事
之明效也彥博曰不然王者于萬物如天覆地載然
誠欲其全安之也突厥破滅餘種歸義不哀憐而棄
之豈天地函育之義乎又阻其內嚮心若救其死亡
散處內地教以禮義職之耕農數年之後悉爲編氓
又選其酋長使人宿衛將畏威懷德之不暇何後患
之有帝曰善度朔方地東自幽州西至靈州處突厥
降衆其中分突利故地爲四州頡利地爲六州左置

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填焉八年頡利死贖歸義
王起冢灞陵東後突利自順州入朝道死祔焉久之
突利弟結射率以郎將宿衛久不調而怨結種人作
亂誅死于是群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便雖天子亦
悔之乃立懷化王思摩爲泥孰俟利必可汗賜國姓
令帥種落還故部時薛延陀盡有塞北之地思摩內
悼之不敢行帝乃詔司農卿持節賜延陀言前所爲
誅突厥者以頡利暴殘爲百姓冠害非貪其地也故
處其降部于河南薦草美泉阜利其畜牧今孳蕃盛

矣念何可久、留今以思、摩爲可汗、帥其衆還故疆、
延陀受冊在前、思摩在後、當以先後爲小、大舉、積以
北、延陀王之、其南思摩保之、各守境無爲寇、災矣、思
摩行帝張宴置酒、引思摩前謂之曰、人情樹藝一草
木、見蕃廡輒喜、况我養爾民息爾馬牛、羊、今豐穰如
此、能無念乎、獨念爾父母墳墓在河北、苦遠遣汝還
舊廷、慰爾衆懷土殷殷之思、思摩泣下、奉觴言臣破
亡餘息、賴陛下神靈得還、骨殖鄉死不恨、願子孫世
世事唐效犬馬、時華夷觀者數十萬、莫不動色感微

揮涕焉既行帝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
剝根幹以末枝葉何詎有滋榮乎朕不用魏徵言幾
狼狽矣居三年思摩不能得其衆而定襄南負河北
白道畜牧廣衍爲龍荒沃壤爲薛延陀所利數攻之
開帝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邊境虛我以此時取思
摩拉朽耳發諸部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悉
衆南渡河入長城保朔州告急詔遣并州督世勣等
分道擊之諸將辭行帝戒之曰延陀負其強踰漢行
數千里士馬疲憊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

已勅思摩燒蕪野草待之彼糧糗日盡掠無所獲必
且退俟其退與思摩奮擊破之心矣世勛等收延陀
于諾真水斬首三千餘級虜虜五萬餘人思摩終憚
不敢歸請處于勝夏之間時方討高麗羣臣曰陛下
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
爲後慮帝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國不殊以德懷
之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延陀而南歸我情可見
矣聽居漠南思摩至內自漸釋其衆入朝願留宿衛
以爲右武衛將軍恩顧愈厚卒葬陪陵會虜大雪人

畜凍死者什八九薛延陀遣使乞和親帝問群臣群臣以爲和親便許和親公主行有日契苾何力自延陀還陳不可帝曰許之矣天子無戲言何力曰但詔延陀至京師迎女必憚不敢前卽拒之有辭矣且延陀素狼戾忿必死死而二子爭國可不戰而禽也帝曰善幸靈州召真珠使親迎真珠欲行其臣曰往必不返真珠曰天子明聖遠近朝服今親幸靈州以愛主女我我得見天子死不恨薛延陀何患無君乎是厚歛諸部牛馬羊以爲聘經沙磧耗死過半以聘禮

不備絕之諸部怨叛真珠憤世死多彌可汗立備攝
好殺廢棄父時貴臣不用專用所親昵國人不附詔
江夏王道宗等將兵擊之國中驚走多彌走死餘衆
立真珠兄子咄摩支表請居舊督軍山之北敕勒九
姓酋長聞其來皆懼請勿聽朝議亦恐其爲磧北患
也遣世勛行視圖之世勛至鬱督軍山咄摩支降道
宗前渡磧薛延陀拒戰道宗奮擊大破之遣使招諭
數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而薛延陀平師
還帝大喜告廟飲至賦詩日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

古勒石于靈州其後突厥分散高宗調露元年突厥
單于府大酋溫傳奉職二部立阿史那泥熟匄爲可
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
討賊不克死敗係種詔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
管討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川都督周道務部兵
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暉等總三十餘萬
旗幟亘千里行儉咸節制之先是副業饋糧數爲虜
鈔軍餒死行儉日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二百
乘車伏壯士五輩齋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之又伏

精兵腫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儉賊驅就水草解散。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代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卑于北幕。已立營壘。塚旣周行。儉更命徒營高岡。史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制節。毋問我所。以知也。賊飛暴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勝計。僞可汗泥熱。旬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僉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旣還。阿史那伏念。

僞稱可汗復與溫傳詔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
之際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傳相忒伏念懼密送
款且請縛傳自効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烟塵
漲天而南斤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
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救嚴備遣單使往勞旣而果
然于是突厥餘黨悉平中宗時黠戛寇靈州沙叱忠
義坐免中宗令內外臣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備
上疏曰遠荒之地凶悖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降
自二代無聞上策昔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

勳烈燕山則萬里折衝在乎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
悅禮樂敦詩書晉臣元凱舉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勳
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叱忠義等
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驍將之才本不足以當大
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師敗棄軍古有常典近者
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
旣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成紀錄以勸
戎行賞罰旣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又聞以
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

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韓彭之士班傳之儔傍
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臣又聞昔置新
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
役大廬伍明教訓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
因而賞之近戰則固守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
訓警朝賦楊柳夕歌杖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上覽
而善之默啜者亦頡利族人骨咄祿之弟也骨咄祿
本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世襲吐屯高宗永淳元
年伏念敗乃隳亡散保總才山又治黑沙城有衆千

干盜九姓畜馬稍強大遂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噶爲
殺咄悉訇爲葉護時單于府檢較降戶部落阿史德
元珍爲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諭
還諸部贖罪許之至卽降骨咄祿與謀遂以爲阿波
達于悉屬以兵乃寇單于府北鄙攻畧并嵐定媯等
州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帥攻蔚州殺刺史李
思儉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右武衛將軍程務挺備
邊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入昌平天授初骨咄祿死
其子幼不得立默噶自立爲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

州多殺畧士民會契丹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賊自
效詔可默啜乃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襲於漠部落
盡得李萬榮妻子輜重首長崩潰后美其功復冊立
默啜大单于可汗遣使者謝請爲后子復言有女願
女諸王且求六州降戶初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靈
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請粟田種十
萬斛農器三千具鉄數萬斤后不許宰相李橋亦言
不可默啜恚爲慢言執使者于是納言姚暉等建議
與之乃歸粟器降人數千帳蹏是突厥遂強詔進

王武延秀聘其女爲妃。默啜殺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世附唐，今聞其孫獨二人在，我當王之。卽囚延秀等，妄號知微爲可汗，自將十萬騎南向擊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則以兵五千降虜，入圍媯澶。后詔右驛卿武重規、武威衛將軍沙叱忠義等兵凡三十萬擊之。默啜破蔚州，飛狐進殘定州。時中宗還自房陵，爲皇太子，并行軍。大元帥以納言狄仁傑爲副。默啜聞之，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阬之，出五面道去。所過人畜金帛于

女盡剽有之諸將皆顧望不敢戰獨狄仁傑以兵追
之不及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騎志大抵兵與頡利時
畧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開元初遣子同俄
特勒逼北庭北庭都護郭虔瓘固守之同俄特勒煎
致師虔瓘伏銳士突出斬之降其軍後默啜老昏暴
部落怨畔爲曳同殘衆所殺傳首京師左賢王默棘
連立爲可汗木蕃號爲小殺是時契丹相率款塞突
騎施蘇祿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頗多携貳乃召默
啜時徇官敞欲爲謀主欲南入爲寇默啜答曰唐

主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
尚疲羸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數而舉又欲修築城
壁造立寺觀瞰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小不敵中
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
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窟伏
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改變舊俗一朝
失利必將爲唐所并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刑
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八年冬御史大夫王峻爲朔
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勦以

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于稽落
河上小殺聞之大恐歎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
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必不合王駿兵馬計亦無能至
也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卽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
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至
駿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駿兵
馬未來拔悉密獨至卽擊取之勢易爲也拔悉密果
臨突厥衙帳而王駿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
退突厥欲擊之歟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

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瞰欲谷分
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衆盡爲仄厥
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瞰欲谷固兵因出赤亭以掠
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爲涼州都督遣副將及判官元
澄出兵擊之瞰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卽與連和
若出兵相當卽領軍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會風雪
凍烈盡墮弓矢繇是官軍大敗小殺繇是大振盡有
默啜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玄宗爲子許之仍請
尚公主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上將東巡中書令張

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告
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
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爲之用闕特勤
驍武善戰所向無前噉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壯李
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
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召其大臣扈從卽
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爲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
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遣大臣
阿使得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令仗內馳射

龜封畢厚晏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
臣入朝默棘連死子爲伊利可汗立八年卒其弟黠
是爲登利可汗可汗幼其母婆訶與小臣飢斯達于
亂遂預政諸部不協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號左右
殺士之精勁皆屬焉可汗與母誘斬西殺奪其兵左
殺懼卽攻登利殺之其主數易迭相攻殺是時天寶
初也于是突厥大亂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
之明年其國殺其可汗自眉傳首獻并毘伽可汗妻
率衆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群臣賦詩美其事始突

厥國于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
云其地盡入回紇

而其族分國于西者曰西突厥西突厥烏孫故地也
東卽突厥西雷霧海南踰勒北瀚海直京師七千里
繇焉書西北七日行得南庭又北八日行得北庭其
風俗大抵類突厥武德初內屬而統葉護可汗霸西
域天子厚結約與并力討東突厥可得汗來請昏帝
與群臣謀西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杖可與昏平封
德彘曰計今之便莫若遠交而近攻請昏以怖北狄

待我既定而後圖之帝乃許昏會東突厥歲犯邊而
道梗澁未克昏而統葉護方負其強不以恩結下衆
怨多叛去其諸父賀咄殺之自立是爲俟昆可汗國
人不附部酋欲推泥孰爲可汗泥孰辭不受迎葉護
可汗子陁力立之爲肆葉護可汗與俟昆分王其國
擊鬪不解衆悉附肆葉護而去俟昆已而葉護性復
狹諸部豪謀執廢之葉護走康居國人迎泥孰于焉
耆立之太宰詔鴻臚少卿劉善冊爲可汗泥孰遣使
謝泥孰死子同俄設立號仁利失可汗乃分其國爲

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受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爲
左右左五咄六部置五大噉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
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落號
十姓部落云然不爲衆悅頗其部統吐屯以兵襲之
唃唃利失奔焉耆國人謀立欲谷設不果唃唃利失乃復
得故地後西部卒自立欲谷設號咄陸可汗而與唃
唃利失交戰殺傷不可計乃因伊列河約諸部河以西
屬欲谷設東屬唃唃利失自是西突厥又分二國矣欲
谷設建庭鐵弓山西謂之北廷唃唃利失建廷維令

北謂之南延、其後別部賀魯者、統處月處密姑蘇歌
邏祿、弩失畢五姓之衆、太宗貞觀末、內屬、帝侵撫之、
會討龜茲、請先馳爲鄉道、授左驍衛將軍、瑶池都督、
處其部、丁延州、莫賀城密招携散、虛募益衆、方帝崩、
卽謀取西延二州、刺史駱弘義以聞、高宗遣通事舍
人喬寶明馳撫、賀魯引而西、取咄祿可汗故地、建牙
于千泉、自號沙鉢邏可汗、遂統咄祿弩失畢十姓、旣
寇延州、敗數縣、殺掠數十人、去詔左武衛大將軍梁
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發府兵三萬合回紇

古今治平畧

唐六代史

卷三十

百四十二

騎五萬擊之、駱弘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
權、理有變通也、賀魯保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
來、宜乘此一舉滅之、遷延及春、且生變、縱不帥連諸
國、必遠迹遁去、且兵本誅賀而處密、處木昆等亦各
欲自免、若畱不進、彼與賀魯復合矣、今雖嚴冬風勁、
兵苦跋涉、又不可久、留費邊糧、使賊得堅黨、附餘死
期也、請寬處月、處密等、專誅賀魯、除禍務、本不可先
治枝葉也、願發射解處月、處密、契苾等齋一月、食息
趨之、大軍任遊洛水上、爲之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

且戎人藉唐爲羽翼。今胡騎出前。唐兵躡後。賀魯窮矣。天子然其奏。詔弘義佐建方等經畧之處。月未邪孤注者。引兵附賊據牢山。建方等攻之。衆潰。追行五百里。斬孤注。上首九千級。虜其師六十。不加弘義所計。永徽四年。罷瑤都督府。卽處月置金浦州。顯慶初。擢蘇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征賀魯。先擊處木昆。郛破之。進至曳陁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嶺。預外向。馳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

擊之鏖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明日振兵復進五弩失非舉衆降賀象獨帥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蕭副業率雜虜兵追北而自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會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兵縱殺破其牙下數千人將賀魯以還繇是修亭障列城墜定疆畛問疾收舊唐之州縣極西海矣賀魯已滅裂其地爲州縣以處木昆等部爲六都督府置昆陵濠池二都護府以統之其所役屬諸國

置州並隸安西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亡可
汗崑陵都護領五咄陸部阿史那步真爲繼往絕可
汗摩池都護領五弩失畢部旣而彌射步真二河汧
皆無撫御才下多怨于是思結都曼先鎮諸胡劫所
部及疎勒朱俱波呬槃佗三國復叛詔定方率兵進
攻之都曼計窮遂而縛降獻俘于乾陽殿有司請論
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
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葱嶺以西遂定儀鳳
三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定

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裴行儉議曰吐蕃叛
渙方熾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
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即路出三蕃若權以制事可
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
食使徑莫賀延積風礫晝冥導者迷失將士飢乏行
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
行數百步水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
漢二帥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招豪傑千餘人
自隨揚言大熟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說知之

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偽約畧謂曰吾念此樂
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于是子弟願從者萬八乃陰
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
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都支本與遮旬計及
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
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
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襲遮旬使者釋之
俾前往諭其子并言都支已禽遮旬乃降悉俘至京
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勞晏日行儉捉狐

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夷可謂文武兼備矣
西姓自是益衰未數年遂亡

回紇其先亦匈奴種也其地在突厥西南大磧之西
北俗好高車元魏時號高車部部落十有五種突厥
資其財力雄北荒已處緡可汗攻骨鐵勒部責其財
既又恐其怨則集其渠家數百悉坑之回紇乃與同
羅拔野古諸部叛去姓藥羅葛氏居婆陵已稱回紇
唐既滅突厥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南攻薛延陀破
之踰賀蘭山嶺之河遣使者獻見太宗爲幸靈州次

涇陽受其功。于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願歸命。天子
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其渠長命之。唐官以回
紇等部爲瀚海等六府。臯藺等七州皆以其酋領都
督刺史卽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輟。延臣李素立
爲都護統之。于是四夷君長畢詣闕頌其上。天子尊
號爲天可汗。天子厚寵遇答其意。其後突厥默啜既
破敗而回紇骨咄祿伽闕可汗盡有古匈奴之地。天
子拜爲懷仁可汗。寵焉。安祿山反據兩都。天子軍靈
武中。獨倚朔方軍而勢孤。大患之。會回紇遣使來請

助師則大喜詔敦煌郡王承宗詣回紇與結內而令
僕固懷恩爲副以其兵香積之戰陳澧上賊伏騎于
師左戰交而伏發懷恩麾回紇鉄騎馳蹙之出賊背
與鎮西北庭軍會賊以大敗復西京新店之戰唐師
與賊戰而卻回紇踰西嶺走賊背于黃埃中發十餘
矢斃賊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潰因遂復東京方
致師時帝急收兩京與虜約克京且土地歸唐子女
金帛歸回紇復長安而回紇欲大縱廣平王念肆掠
且失衆而約不可負則下馬拜葉護焉前日今始得

西京百勝其將東家之人皆爲賊圍守不可復與矣
是委大賜于草莽也○廣至東京乃如善葉護躍下馬
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往收東京○時華夷士庶見者皆
太息泣下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及克東京三日掠
人洶洶而虜猶未厭○廣平王患之未有以處也○于是
父老相率致贈錦萬匹以爲賂○師乃罷○代宗卽位以
史朝義未滅復遣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發其兵北
使者至則紇牟羽可汗已爲朝義所誅曰唐薦有喪
國無且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卽引兵

南寶應年八月也清潭齊詔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
已亡安得有使邪清潭爲言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
已卽天子位其仁聖英武類先帝故與葉護收二京
破安慶緒者是與可汗素厚且唐歲給回紇繒絮豈
忘之邪是時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榛菜烽障無守
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府兵數以語凌斬清潭
清潭密白帝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視軍遇于太
原密議其兵裁四千懦弱萬餘馬四萬帝令懷恩與
回紇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詔以雍王爲天

下○兵○馬○元○帥○進○子○昂○與○韋○少○華○爲○元○帥○判○官○東○會○開
紇○勅○元○帥○爲○諸○軍○先○鋒○與○諸○節○度○會○陝○州○時○可○汗○墜
陝○州○北○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蹈○舞○子○昂○辭○曰○王○嫡
身○孫○二○宮○在○殞○禮○不○可○以○蹈○舞○開○紇○延○詰○曰○可○汗○爲
唐○天○子○弟○子○王○叔○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即
言○元○帥○唐○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蹈○舞○于○可○汗○哉○開
紇○君○臣○度○不○能○屈○卽○引○子○昂○進○少○華○死○之○王○還○營○官
軍○以○王○見○辱○將○合○誅○開○紇○王○以○賊○未○滅○止○之○于○是○懷
恩○與○虜○左○殺○爲○先○驅○雍○王○還○靈○寶○可○汗○屯○河○陽○留○三

古今治平畧

唐代取夷

卷三十一

一百四十八

月屯旁人困于剝辱僕固瑒率回紇兵與朝義擊戰
喋血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懷恩道相州西山崢
嶸還屯可汗出澤潞與懷恩會道太原去初回紇至
東京放兵戮剽人皆遁保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
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蓋愼詬折官吏至以
兵夜斫舍光門入鴻臚寺方其時陝節度使郭棻又
畱守東都與魚朝恩及朔方軍驕肆囚回紇爲暴亦
掠汝鄭間鄉不完廬皆蔽紙爲裳虐于賊矣永泰初
張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中途遇暴疾死

大將范志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
大患代宗猶爲之隱曰懷恩不及爲左右所誤耳吐
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
百衝之虜衆披靡瑊挾虜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
夜復引兵襲之殺于餘人京師聞虜至奉天召郭子
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會大雨
旬日虜不能進吐蕃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
殆盡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遂北至郿
州殺刺史張麟焚坊州三千餘家吐蕃退至邠州遇

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其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

日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則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于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將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曰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于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宴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

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
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樂
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藥葛
羅曰吾爲懷恩所悞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
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
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節之
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
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
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丕至藥

喜○亦○酹○地○曰○如○令○公○誓○于○是○諸○酋○長○大○喜○曰○軍○
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吐○蕃○聞○之○
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
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于○靈○臺○西○原○大○破○
吐○蕃○殺○獲○萬○計○回○紇○之○留○京○師○者○曹○董○掠○女○子○于○市○
引○騎○犯○含○光○門○皇○城○皆○闕○詔○劉○清○潭○慰○止○復○出○暴○市○
物○奪○長○安○令○邵○說○馬○有○司○不○敢○訶○詰○自○乾○元○後○益○負○
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千○緡○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蹶○
留○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

以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爲賞六千十年回紇殺人
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劾又刺人東市縛送
萬年獄首領刼取囚殘獄吏去都人厭苦嗚呼夷狄
性資悍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
嘗與其功蓋疏而不戚也太宗初與嘗用突厥矣不
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畧華人辱太
子答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涼敗
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夫用之以
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促而狎之烏

勝其莫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嫌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熟我險易，則爲患也。博而慘，譬之療饑以野葛，何時可哉。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有以也。夫德宗時，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对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

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
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耻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耶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耶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

肅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
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訖和親願賜臣骸骨
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鄉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
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肩已與之和但不
能又負少華葦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負陛下非陛下
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禁護將兵助討安慶
緒肅宗但令宴勞之于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所以
然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
防也少華葦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

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祭。驚豈非少華。輦負陛下耶。死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提。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于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于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于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信服。

牟羽母捧陛下于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而歸
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爲是乎
陛下屈于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
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
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可恕
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爲回紇
不足怨曩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
國人有復京城之勲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
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此

乃百代必報之仇。况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復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

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對日。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旣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則旣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足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其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

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
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闐將軍歸軒以成安公主
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回紇乃上書恭甚言昔爲
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
請易圖訖曰回鶻言捷鸞猶鶻然憲宗時回紇使者
再朝遣伊難珠請婚未報可汗以三千騎至鴈鶻泉
于是振武以兵屯黑凶治天德備虜禮部尚書李絳
奏回鶻盛強北邊空虛一爲風塵則弱卒非抗敵之
夫孤城爲不守之地倘陛下懷此增甲兵飭城壘中

夏長策生人大幸也。臣觀今日處置未得其要。夫邊
憂有五。請歷言之。北狄貪沒。唯利是視。比進馬規直
再歲不至。豈復縉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
故外攘內備。必煩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斤候未明。
戈甲未備。城池未固。飭天德則虜衆必疑。虛西域則
積道無倚。二可憂。夫城堡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
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倖犯塞。應接失
便。三可憂。自修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戍滿虛。虜皆悉
知。賊掠諸州。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累人畜。在旦夕內。

比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能久留役亦轉廣四可憂北
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圓鵠不市馬若與吐蕃結
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
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諸道興廢役且十倍臣
謂宜聽其昏使守蕃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
驚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
顧憂可南事淮右申令于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
威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寧國家坐受其安寇掠長
息三也今舍三利取五憂甚非計或曰降主費多臣

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減歲
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爲昏貲非損寡得大乎今惜昏
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非五千不能扞
且馳也又如保十全之勝一歲罷其饋餉供擬豈
非一縣賦哉帝不聽宗廟請昏以太和公主女之
歷敬文武而四鵠益衰爲黠戛師所破可汗弟噶沒
斯等款天地塞自歸天德軍使田平䟽請兵聖遂以
要功下廷議議者皆以爲可擊相德裕曰不可臣聞
窮鳥入懷人且憐而活之况回紇于國家有大功爲

鄰國所破遠依塞未嘗犯也奈何擊之宜遣使鎮撫
賜糧食此漢宣帝之所以服呼韓也願詔河東振武
嚴警傳毋邀功德裕因言聞訖破亡太和公主今未
知所在宜遣使訪問不則異時戎狄必且謂國家降
主虜廷如陞核非所愛既負公主又傷虜人心請遣
使詣鹽沒斯訪問令傳相勞存時公主在烏介可汗
軍挾爲質南渡磧夾會公主遣使上表爲可汗求冊
命而烏介表言願借振武一城以自居帝遣使慰問
賑米二萬斛賜書言土地本先世所遺朕不得擅棄

可汗自有國宜帥所部還舊疆漂寓塞垣非計也借
城事古未有其比脫求應援亦須于漠南駐止朕當
送公主入覲問事端乃遣已而烏介擁衆駐大同表
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盟沒斯等詔報糧食聽于振
武軍雜粟三千石牛耕稼之資中國所爲禁屠宰者
也羊出北邊雜虜中國故未有科盟沒斯自本國初
破時投塞于可汗無君臣之分非叛臣比且中國業
受其降矣瀾信棄之人將謂何前可汗以猜忌無親
致內外離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宜深矯前弊毋復骨

肉內相殘也。已而烏介復犯塞。于是帝賜書責之曰。曩可汗來投撫納備至矣。今復侵掠雲朔。鈔虜羗渾。中外將相咸請討朕。未欲幸災。故以文諭。可汗宜速自改。毋縱。又爲節使劉沔答回鶻相書曰。可汗遠來依國。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而睥睨邊城。桀驁自若。此非以求援繼好也。所云胡性易動難安。毋令忿怒。不其可制。今可汗爲黠戛斯所破。遺骸榛莽。莫之收省。此分毒之心。所宜施也。今不能施之。彼而茂棄恩義。思逞志于此。邳支夷滅。用此道矣。且爲

昔身公主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今可汗所爲甚不道姑爲國母足得指揮若不稟承是紀好也繼自今不得以姑爲解于是河東將石雄擊回鶻殺胡山大破之得公主迎以歸而回鶻終不振以亡是役也帝任詔專而李衛公明事情與權卒能以文告代鉄鉞恩威時措比荒底定遺虜臣附則廟算勝也一唐西域吐蕃土谷渾爲大國焉耆直京師西七千里而遙東高昌西龜茲南尉黎北烏孫皆役屬于突厥又西爲吐蕃又西爲天竺國吐蕃唐西羌也羌屬百

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發羗居析支水西而種強
日吐蕃以勃宰野爲姓俗謂強雄者曰贊丈夫曰普
故號君長曰贊普贊者妻曰木蒙貴官大相曰論
副相曰論薩扈莽其地直長安西八千里勝兵數十
萬國多雷電風積雲盛夏如中國春時俗重鬼右巫
事獮狴爲大神喜浮屠法法國政事必桑門參決前少
後老死以累世戰沒爲甲門敗懦者垂佩尾于首示
辱不得列于人其君臣五六人自爲友曰共命君死
皆自殺以殉貞觀八年始齋玉幣貢求尚王不許而

怨旁擊吐谷渾攻党項白蘭冠松州詔尚書侯君集
爲行軍大總管出當彌道將軍執失思刀出白蘭道
將軍牛進達出澗水道將軍劉蘭出洮河道討之兵
連歲不解其大臣諫不聽至自殺者八人于是贊普
懼遣使者謝罪獻見固請昏許之贊普親郊迎見使
者執子壻禮甚恭遣諸豪酋子弟來入學高宗時入
殘羈縻十八州從于闐陷龜茲疏勒而唐所立安西
四鎮並廢詔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總兵左衛將軍
郭待制副之出羅娑道至大非川待制違節度而敗

吐蕃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方國萬里攻鄯廓河
芳四州王師數敗已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祿東贊
之子欽陵復擅政武后時中國歲出兵伐吐蕃副總
管王孝傑者故戰大非川爲賊虜贊普見之垂泣曰
貌類吾父厚禮之得歸孝傑在吐蕃中又悉其虛實
爲武威軍總管從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復四鎮更置
安西都護府于龜茲以兵鎮守之已吐蕃遣使者請
和詔通泉尉郭元振以奉宸監丞往使之元振曰曩
東贊事朝廷和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父逆之子

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和固所願也天子誠許和但罷二國戍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爲自守好誠矣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立爲列國王道非有他也且諸部爲唐編人久奈何廢之欽陵曰使者豈意我規諸部爲唐邊患耶我若貪土地財賦青海湟川近舍不爭爭地萬里外耶獨以爲十姓五咄陸近安西子吐蕃遠俟斤距我裁一磧騎士騰突不易旬可至以爲憂烏海黃河開源阻奧多厲毒唐必不能有故我欲得之非關諸部

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里狹纔百里
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獲不五六年
可折而入于我今釋不爲亦可以無虞于我矣元振
持不可則遣使固求罷四鎮兵求十姓地以爲分朝
議欲與之元振適使還爭以爲不可上封事曰國家
所患唯吐蕃與黠戛而今皆和附此中國之利也然
圖之不容或覆以爲害今欽陵欲裂十姓之地解四
鎮之兵此安危動靜之幾不可不重慎也若直遏其
意恐邊患必甚于前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而

惡不得作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
涼瓜肅是也開隴屯戍三十年于今矣力用固竭脫
甘涼有一日之警豈復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料內
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而後國可安夫四鎮十姓之
地吐蕃之所甚欲也清海與吐谷渾密邇蒲鄯亦吐
蕃之要地也今宜報欽陵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
于中國特以其爲諸蕃之所走集欲因之以鎮撫西
蕃今誠無東侵之志當以吐谷渾諸部青海故地歸
我則俟斤部落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杜欽陵

之口而和議固未絕也。若欽陵稍又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久附，其倚唐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大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詔從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而欽陵卒受誅。弟贊婆等乞降，會西突厥烏質勒部落盛強，請塞願和。元振卬其牙帳，與之計事。會天大雨雪，元振立不動。主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卽死。其子婆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中。明日，素服往弔。

道達婆葛兵。婆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元振遂至。其帳修帛。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爲助喪事。婆葛感說。更遣使貢獻。制詔元振爲金山道行大總管。睿宗立。台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鵝面。哭送者。旗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謹迎。都督嗟嘆。以聞。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中宗景龍中。烏質勒之將闕噶忠節。與婆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噶兵不支。郭元振奏請闕噶入宿衛。徙落置瓜沙間。

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畧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能保寵祿、死生亦制于人手、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如厚賂二公、請開不行、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婆葛、求那史、那獻、爲可沙、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那兵、以自助、旣不失部落、又得報讐、比于入朝、豈可同日語哉、虔瓘時爲邊將、忠節然、其計遣間使賂楚客、處訥、如以悌之策、詔許之、元振時爲甘涼督、復䟽爭曰、國家

行不與吐蕃十姓四鎮地而虜不擾邊者以其國大
亂嫡庶並立將相爭權相屠士畜疫癘而然非忘之
也今旣稍定矣忠節又欲假之爲鄉導以規功誠令
吐蕃得志忠節亦且在其掌股中豈復得一意于我
哉臣恐四鎮將自此危矣往吐蕃于國初無恩力猶
欲爭十姓四鎮若實効力而請于闐疏勒以爲分欲
何道以抑之脫其國諸方嫌阻求我助討欲何辭以
拒之是以古人不願藉夷狄之力非其不欲懼後求
無厭益爲國生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未見其

便且其請立阿史那獻者非以為可汗子孫能招來
 十姓乎往四鎮以他匄之亂請元慶為可汗矣十姓
 未附而碎葉幾危此無他雖可汗子孫才不能以撫
 馭亦不足與有立故也則冊可汗子孫其效固已試
 矣又鄯虔瓘往嘗與忠節擅入其地矣臣時在疏勒
 未聞其得一甲一馬之用而拔汗那挾忿南侵導吐
 蕃以擾四鎮且其時國方孤危虔瓘入之如履虛邑
 而猶起靈召禍者如此况今北有娑葛與為援于外
 拔汗那倚堅城抗之于內豈復能如往年之安且易

甚疏奏不省而娑葛果發西域五千騎掩擊闕噶忠
節于計舒河禽之中國護使俱遇雪而四鎮路絕中
宗時吐蕃使復納貢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
公主往妻之詔左衛將軍楊矩持節往送而吐蕃賂
矩請河西九曲地爲公主湯沐以窺邊九曲甘水薦
草宜畜牧又近與唐接于是失九曲而虜益張開元
初請尋盟丐散騎常侍解琬游盟未及盟而虜將兵
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矩悔懼自殺已公主
上書求修好申約誓請文籍四種下廷議正字于休

烈以爲不可與侍中裴光庭日吐蕃不知禮義負國
恩今稽顙求和許其降附則漸以詩書陶一聲教此
其會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于是乎生不知忠信節
義亦于是乎在與之庸何傷乎詔秘書寫賜其後天
子以中國廣大欲觀兵以勅律構攻吐蕃賜諸將書
言敢有掩戰功不賞者士自陳將若吏皆斬戰有逗
遷舉隊論如法能破國禽其王者授大將軍于是諸
將士競奮吐蕃懼令曩骨委書塞下言甥先帝舅外
孫也奉中國誠謹曩年幼枉爲邊將所讒亂如蒙澄

亮萬死不敢先負。約邊將以聞。帝曰：往。替普上書辭
悖甚，必滅之。毋議和。皇甫惟明曰：往。上書時，替普方
幼小，寧敢悖書辭。所爲悖者，必邊將。悖功生事之人，
所爲微。上怒耳。夫二國交惡，必興師。師興則隱盜財
物，詐功級，希賞，是爲利。今河西隴右，民費力耗竭矣。
幸詔金城公主許，替普和以紓邊。帝悟，乃勅惟明及
中人張元方使許約和。其後吐蕃西擊勃律，告惡。帝
諭令罷兵，不聽。卒殘其國。于是崔希逸爲河西節度
使，鎮涼州。故時強畔皆樹壁守，捉希逸謂虜戍將乞

力徐曰兩國約好而守備不廢云何請皆罷以便人
乞力徐曰公忠誠無不可恐朝廷未可信脫拵吾不
備其可悔乎希逸固邀乃許其刑白犬盟而後悉做
障壁虜畜牧被野明年僉史孫悔奏事妄言虜無備
可取也帝因詔內豎趙惠琮其往按狀小人欲徼幸
至涼州因其矯詔詔希逸發兵襲破吐蕃青海上斬
獲不貲乞力徐遁去吐蕃志不朝二十六年大入河
西希逸拒破之希逸以失信悒悒至死誨亦坐事誅
乃命蕭靈杜希望王昱等分道經畧碎赤嶺碑希望

破吐蕃軍三萬，昱以劍南兵入攻安戎城，大達婆嶺吐蕃盡脫，來攻昱，大敗，士死凡數萬。吐蕃攻維州，不得志，遣使請和不許。虜乃悉衆四十萬攻承風堡，臧希銳破之。又襲郭州，攻振武軍，皇甫惟明、哥舒翰等破之，俘其大酋。是時吐蕃與蠻閭羅鳳聯兵攻瀘南、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奸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于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舒翰破洪濟大漠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實天保十二載也。于是置神策軍于臨洮，西澆河郡于積石，西及宛秀軍。

以實河曲後二年蕪毘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
姓李氏蕪毘疆部也是歲贊化死吐蕃遣使者修好
而安祿山亂哥舒海悉隴兵東守潼關而諸將各以
所鎮兵討難始號行營雷兵單弱邊備空虛故吐蕃
得乘隙暴掠肅宗至德宗初取雋州故威武等諸城
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修好遣給事中
南巨川報聘然歲南侵取廓伯峴等州及河源漠門
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譎姑務舒患乃詔宰相郭
子儀蕭華裴遵慶與盟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城渭

等州明年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
洮等州于是隴右地盡亡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吐
蕃圍荊州破之降刺史高暉邊將告急是時驃騎大
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輔國諸將有
大功者元振皆嫉忌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
奏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奏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
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出鎮咸陽以禦之
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
至咸陽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退之竟

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儉倖不知所爲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射生將王獻忠振四百騎脇豐王拱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子儀以兵送行在賜珙死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棲山谷亂兵因相攘鈔道路梗閉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州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往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

命得四千人軍勢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耻
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
行在于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
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
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卽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
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
百騎出藍田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熾夜則多然
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
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詔以子儀爲西京

雷守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鬪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單騎奪擊倖斬千計明日虜復請戰璘開城門以待虜引去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太常博士柳伋上疏曰犬戎犯闕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庭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

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十二月帝還長安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

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
相公再壞邪載繇是啣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
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日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是歲陷松維保三州西川
節度使高適不能救于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于吐
蕃矣明年會僕固懷恩反自靈武遣其將范至誠任
敷合吐蕃吐谷渾攻邠州白孝德郭晞嬰壘守乃入
居奉天西子儀入奉天按軍不戰郭晞以銳士夜擣
其營取四將吐蕃引去圍涼州節度使楊志烈不能

龍守跳保甘州而涼州亡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恩不得志復導虜圍統黨項吐蕃等二十萬入寇永泰大曆間再遣使者來聘詔戶部尚書薛景山往報又詔宰相與吐蕃使者盟俄寇靈州屯兵破之復累寇州馬璘洛元光等再破其衆天子以虜數入塞詔治守障從當悉柘靜恭五州皆據險以守德宗卽位以歲與虜戰亡獲相償謀緩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楮切勅邊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

始聞未信使者入城乃感畏時乞立贄爲贄普卽發
使者隨倫入朝又遣使獻方物明年殿中少監崔漢
衡往使贄普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
又請雲州西蓋賀蘭山爲吐蕃境且引景龍詔書曰
唐使至甥先與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贄普曰其禮
本均帝許之以獻爲進賜爲寄領或爲領之并約地
于賀蘭其大相尚悉結嗜人以劍南之敗未報不助
和議次相尚結贄有謀因請休兵贄普卒以結贄爲
大相乃講好約盟境上帝又命宰相尚書與虜使盟

長安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詔遣使持節慰撫渾
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于武亭州初與虜約得
長安以涇靈四州界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
舊約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
萬匹于是虜以爲怨貞元二年虜犯涇隴邠寧掠人
畜敗田稼又攻鹽夏陷之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
殿自責詔駱元光經畧鹽夏虜得二州皆戍以兵乃
自屯鳴沙然饋餉數困于是駱元光韓游瓌濱塞而
屯馬燧次石州跨河相犄角結贊懼屢請盟天子不

許乃卑辭厚賂乞和于燧燧以爲請身入見天子結
贊又使言若許盟當以鹽夏還又言清水盟大臣少
故約易壞請悉遣宰臣元帥二十一人會盟并言靈
鹽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外蕃所信請王
盟帝使報結贊曰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
觀繼徙官以渾瑊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效
二州以驗虜信結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
黎樹乃歸二州天子從之瑊來受命拜崔漢衡兵部
尚書以副瑊瑊率師二萬待期宰相議所盟地左神

平涼夷漫坦直且近涇綬急可保也乃盟平涼初馬
燧爲之請也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時張延賞
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
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
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旣與吐蕃有怨宜畱輔朕
自擇代者晟薦都虞侯邢君牙遂以君牙爲鳳翔尹
加晟大尉罷鎮城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
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

故戒城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
繇成上乃召城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城奏吐
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
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晨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
備諸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
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進環屯洛口以爲城援元光謂
城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
公俱城以詔責固止之元光不從與城連營相次距
盟所三十餘里元光據柵深固城壕柵皆可踰也元

光○伏○兵○于○營○西○遊○環○亦○遣○五○百○騎○伏○于○其○側○曰○若○有○
變○則○汝○曹○西○趨○柏○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
遣○遊○騎○數○千○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于○
壇○兩○遊○騎○貫○穿○唐○軍○出○人○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
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
瑊○自○幕○後○出○偶○得○他○乘○之○伏○蠶○入○其○銜○馳○十○里○銜○方○
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
衡○等○六○十○人○皆○被○執○士○死○者○五○百○生○獲○者○千○餘○人○瑊○
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

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我息兵、社稷之福、柳
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
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太
臣亦爲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規明
者、兵臨近鎮、卜大驚、謂柳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
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遣中使齎詔、遣尚
結贊不納、而還、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
去三人、則唐可圖也、于是間李晟、困馬燧、以求和、欲
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及盟也、將劫希全、觀、急以

銳兵直趣京師、既不克、又欲擒瑛等、擣虛入寇、其謀
本然、既引去、至故原州、坐帳中、見漢衡等、慢言曰、渾
瑛戰武功、我力也、許裂地與我、而自食其言、乃今失
之、徒致公等無益也、帝猶使中人齎詔書、賜結贊、拒
不受、獲馬、燧之、佐弁陽言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
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佐中渡河、掩之、吾今
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
遣弁與宦官俱、文珍等歸、文珍具以聞、帝果惡燧、罷
其軍、繇是二人者皆廢、如尚結贊、計其後、西川節度

使韋臯計以爲南詔附吐蕃其益塞實蠻爲內碁得
南詔而吐蕃右臂可從斷也乃通西南夷而吐蕃數
困于是虜料兵率三戶出一窺西劍欲收檇絕南詔
通中國之路而臯督諸將分道出西山出平夷州出
隴陀石門而蜀南詔最深人多克獲圍昆明維州而
吐蕃大劄文宗時相德裕出鎮蜀揚國威飭邊備示
中國威信時吐蕃維州將悉怛謀服德裕威信請以
城降德裕亟引師赴之定維州而牛僧孺當國詔切
責令縛悉怛謀歸虜以示信德裕力爭之不能得維

州竟失、至武宗時、德裕既柄國、乃上言、維州距成都
四百里、據高山絕頂、三面阻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東
北豨蠶、荒而下二百里、乃無險、走長川不二十里、直
吐蕃之牙、異時所戍之、以制虜者也、初河隴盡沒、維
州獨在、吐蕃潛以婦人嫁州門子者、二十年生子男
長大、令夜開壘納兵、因爲所陷、號無憂城、從此得并
力西邊、而無虞于南、憑陵近甸、盱食累朝、貞元中、韋
臯欲經畧河湟、以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而城堅
完、訖數年不拔、每以爲恨、臣初鎮蜀、揚國威、緝邊備、

州將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
西八國皆願內屬吐蕃合木棲鷄等城以失險遠迹
可坐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
一年吐蕃猶圍魯州不解何盟約之有臣受降之初
指天爲誓許爲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
疾臣執送悉懼謀等令被自戕臣寧恐以三百餘人
之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
執還體備三木與干竹舂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
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吐蕃帥所譏誚云旣

以降彼何爲送來復以降人戮于境上恣行殘忍用
固携貳至乃擲其嬰兒承以槍槊絕忠義之略快仇
讐之心從古而還所未嘗有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十
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賜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初
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拔吐谷渾
高昌徙安西都護于龜茲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安西
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積石置神策軍于隴洮西置燒
河那于積石西置宛秀軍實河曲地樞輪臺伊吾在
所皆屯田積粟填之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

關軍鎮監牧皆淪沒而杜岐公佑著論言漢匈奴舉國之衆不能當漢一大郡故備邊乘障而中國完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吐蕃已生聚數十萬家矣則夫復西集之饒使農夫趣利阨險屯田畜力爲復河湟之畫計之急者也憲宗覽天下輿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畧舊版章之盛未獲也以爲遺恨至宣宗之世而吐蕃國再世再亂唐師出而河湟盡復河隴高年千餘人見關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爭解辮髮易冠服因

詔勞賜四道兵各有差詔三州七關地腴行者聽墾
執貸民五歲租能田者爲給牛種戍者倍齊資商賈
往來邊者關鎮毋拘留兵欲懇出者與民同群臣請
上尊號帝推本憲宗鴻烈下群臣議上順憲二廟謚
號焉

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中西南抵白蘭地數千
里有城郭不居也隨水草爲帳室東有青海厓八九
百里中有山須水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
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耽

引項長鳴埋其鼻沙中人候之以毡蔽鼻口乃不病
高祖時李軌據涼州帝乃約其王慕容伏允和令擊
軌自效而歸其質子在中國者太宗時伏允遣使者
入朝未還卽寇鄯州帝遣使讓且詔之伏允以疾爲
解而爲子求壻覘帝意帝召子親迎亦稱疾有詔止
婚是時伏允毫不治事兵相天柱王用事拘行人貞
觀九年詔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
率突厥契苾兵擊之道宗破伏允于庫山俘斬四百
伏允亡入磧燒野草疲唐兵故靖馬多飢道宗曰柏

游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所在方馬羸
糧乏難自還不如按軍鄯州須馬壯圖之君集曰不
然虜今破亡軍無斥候君臣相失疾乘之可得志也
栢海雖遠可無患矣靖曰善分二軍靖與張亮薛萬
均以一軍趣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軍走西出其
左靖將薩孤吳仁以輕騎戰曼都山斬名王獲五百
級諸將戰牛心堆戰赤水源獲將氣威奮伏允欲走
于闐萬均督銳騎追亡數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馬
飲其血盛夏降霜土糜米馬秣霜達栢海上左右軍

會于大非川而谷順自爲質子歸失位欲以功自結
天子乃斬天柱降伏允遁磧中窮自經死國人立順
而稱臣內附焉

鄆者王龍突騎支貞觀中使來朝與高昌爲怨侯君
集討高昌來助師已酉突厥屈利啜爲弟娶突騎支
女相結約爲輔車不朝貢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會
王弟粟婆準等三人降帝命孝恪爲西川道總管出
銀山道以粟婆準等爲鄉導擊之焉者城郭周三十
里四面大山海水還焉恃固不爲虞孝恪倍道絕水

蓋夜傳堞達曙謀而登唐兵縱國人擾敗乾突騎支
以來以粟婆準攝國屈利啜以其兵來救思孝恪旋
師三日矣屈利啜怒囚粟婆準更立王以爲言曰焉
者我所下汝乃擅廢立之復立粟婆準而從兄薛婆
阿那支自爲王執粟婆準獻龜茲殺之

龜茲東距京師亦七千里而羸橫千里縱六百里高
祖時來朝貞觀四年獻馬後臣事西突厥已帝怒其
佐焉者殺粟婆準也議討之是夜月食昴帝日月陰
精主刑昴星胡也以阿史那社爾爲崑丘道行軍大

總管契苾何力、副之發鐵勒十三部兵十萬討之。阿史那社爾笑厥處羅可汗子也。契苾何力爲鐵勒部首，皆事唐忠力。帝以突厥將習狝事用攻狝而焉耆所立阿那支壁龜茲東境與犄角。王師社爾分軍爲五道擊禽之，數其罪斬以示龜茲。龜茲大恐，社爾進次石磧去王城三百里而軍。先遣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至多褐嘗之，與其王訶黎希失畢遇合戰，威僞北。王見威兵少，易與也，麾而進。威還與大軍合，還復戰，大破之，追奔八十里圍王城。王引突騎西走，城遂拔。

社爾令郭孝恪居守王城而自以精騎躡執之其相
那利跳身遁以西突厥并國人萬餘襲王城孝恪及
其子戰死倉部郎中崔義起募兵戰城中右驍衛將
軍曹繼叔助擊再破之獲那利當是時西域震恐長
史薛萬備言于社爾請得假輕騎羈于闐王以來至
于闐于闐王伏闕信隨使者以朝是役也社爾破大
城五降小城七百餘乃立突騎支弟婆伽利爲焉耆
王立希失畢弟爲龜茲王置焉耆都督府勒石紀功
而還帝受俘紫微殿其國王相而下拜衛郎將有差

高昌直京師七千里而遙橫八百里縱五百里都交
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勝兵萬人土沃麥禾皆再熟
武德初高昌王麴文泰立來告世貞觀中來朝禮遇
甚厚賜國姓封其妻隋宇文氏女爲常樂公主西域
諸國聞之皆請遣使從獻見魏徵諫曰異時文泰人
朝所過供頓不能具今附之以諸國則瀕塞州縣以
乏供張致譴者必多彼以商賈來則邊人交利若賓
客之則中國蕭然耗矣光武所謂不以蠻夷靡敝中
國也事乃止久之文泰傾駑縱遏絕西域朝貢反拘

雷中國人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者焉者誘之帝遣使
問狀文秦自以爲去唐遠中國師不至反唇曰鷹飛
于天而雉伏于蒿猶遊于堂而鼠噉于穴何渠不自
能生耶薛延陀請使爲鄉導帝猶與文秦悔過復下
璽書示禍福徵之朝不至遣侯君集爲交河大總管
薛萬均副將兵擊之文秦謂國人曰我至唐去我七
千里中沙磧居二千里兵多則糧乏我國無水草寒
風如刀熱風如燒唐秦隴北城邑蕭條非隋比今伐
我安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口乃憂悸發疾卒

將謂諸將請襲之。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討之。今襲人于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既葬，鼓行進。詰朝，攻之，午而克。智盛出降，分兵畧地下二十二城。帝欲以爲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誅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存其社稷，撫其百姓，立其子君之威德，被遐荒矣。若以爲州縣，當復遣兵戍守，數年一易死者十三四。居賫行送勞費不貲，十年之後，隴右必敝。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爲中國用。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褚遂良亦言曰：聖王爲宗先華夏。

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
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徒罪人。皆
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
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
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
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
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
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
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

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太宗弗聽。○終以服四夷。○自烹。○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填之。○謫死罪囚。○實焉。○其後數爲西突厥所寇。○帝始悔。○不用徵遂良之言。

高麗本扶餘別種也。○東南溥海。○距新羅百濟西北。○跨遼水。○接營州北。○濟靺鞨國于平壤。○平壤漢樂浪郡也。○隋煬時。○大興師伐之。○不克而難。○作武德初。○入獻見貞

觀中入賀卽位詔廣州司馬長孫師往臨瘞隋戢士
毀高麗所立者京觀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大
德欲知山川風俗入其境以綾綺遺其守吏得觀遊
見中國人隋末沒高麗者問親戚存沒大德勞苦之
咸涕泣相告徧郊野以盡得其山川形勝扼塞歸具
以聞帝曰高麗本四郡地欲廢卒數萬取之不難但
山東屬瘞未復不欲勞之然自是有平遼海之意也
已蓋蘇文殺其王建武立王藏而自爲莫支離莫支
離者唐言中書令也實柄國且主兵太宗謂廷臣曰

蓋蘇文弒君攘國朕力能致討然無爲勞人爲矣房
玄齡曰幸甚天下全盛士馬力有餘而能戢不用此
所謂止戈爲武武之大者也長孫無忌曰蓋蘇文知
罪大畏討備必嚴陛下爲之遲回隱覆彼自寬備更
驕縱計未晚也帝曰善于是遣使持節冊藏爲遼東
郡王然是時天下平兵不用而天子固善用兵頗自
憚會高麗伐新羅新羅遣使請歸命天子爲下璽書
讓高麗而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
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獎曰遼東諸

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其故
地莫離支竟不從玄奘還言其狀太宗曰蓋蘇文弑
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不討
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傾軔則
四夷警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
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
測矣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
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太宗曰然此誠徵之失于
是下詔親征帝召長安耆老面見勞之曰遼東故中

國地而蓋蘇文賊弑其主不道朕將親討之今與父
老約子若孫從我行○者我能拊循之無多憂出布粟
賜焉○郡臣皆勸帝○毋親行○褚遂良疏曰天下譬猶一
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
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杖陛下
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
臣之所甚憂也○太宗不聽房玄齡○雷守京師疾篤謂
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
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老

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
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
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
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賂乎向使高麗
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
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
代雪耻外爲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
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
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

且不朽帝曰吾知之去本而逐末捨高以圖下釋近而謀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已顧其國苦塗炭之日久不可以不救于是以張亮爲平壤道行營大總管常何左難當副之募江吳京洛兵四萬浮海趨平壤以李勣爲遼東道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帥騎士六萬趨遼東又發奚契丹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詔所過營頓毋增餼上食毋豐惟水可涉者毋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者老迎謁朕昔提戈撥亂無盈月之儲猶所向風靡今幸家給人足恐勞于

轉餓故驅牛羊以食軍毋勤民十九年次定州帝親
坐城門以度兵人人慰薦疾病者親視之救在所州
縣治療而天子身屬蔡房兩韃于鞍示先勞四月濟
遼水大饗士張幽州之道詔長孫無忌誓師引而東
世勅軍柳城揚言出懷遠鎮而潛師起甬道出玄菟
拔蓋牟城城戍卒請從軍自效帝曰汝從軍高麗必
族汝家吾不恐也皆廩賜而遣以其城爲蓋州進薄
遼東渡遼水帝令士卒浮槎以濟既渡而徻之日無
所往矣當畢力取此矣薄馬首山而營遂克遼東以

其地爲遼州進降白巖攻安市城高麗北部薩延壽帥兵十五萬來援或謂之曰吾聞中國大亂英雄並奮秦王內芟僻雄外誅戎狄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舉中國之衆自來殆不可敵也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兵斷其軍道糧食旣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冀也延壽不從引軍距安市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猶恐其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嘗之兵始交而北延壽喜曰易與耳進一舍北山麓而陳軍亘四十里命世勣將步騎萬

五千陳西嶺以當賊長孫無忌將精卒萬人自山北
出狹谷搆之帝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
登北山勅諸軍聞鼓角而縱張屋朝堂曰明日中納
降虜于此矣是夜流星墜延壽營旦日虜視世勣軍
少卽前戰久之無忌軍從後起已鼓角作旗舉而
諸軍四合虜大潰延壽勒餘衆負山自固無忌世勣
合圍之徽州梁以斷歸路延壽等窮蹙舉衆前乞降
藤行入棘門泥首請命帝笑曰若固敢與天子戰乎
料其酋三千人悉官之高麗大駭黃城銀城皆自援

屯去名所蹕山曰駐蹕山勒石紀功焉當是時張亮亦已帥舟師渡海拔旱沙城破高麗兵抵建安矣帝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寡出不意攻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矣此所謂城有所不攻也對曰建安在安市北吾軍糧乃在遼東今踰安市攻建安而賊斷吾運道將若何高延壽請曰烏骨城主耄矣計不能堅守請移兵臨之烏骨破餘小城望風潰矣然後收其資鼓行而前可必克也群臣亦請召張亮會師拔烏渡鴨綠水取平壤長孫無

忌○以○爲○天○子○親○征○與○諸○將○異○誼○不○當○乘○危○向○身○營○恐○
建○安○新○城○之○議○吾○後○也○不○如○先○攻○建○安○然○後○進○乃○止○
攻○攻○安○市○者○六○旬○不○能○下○而○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土○
馬○難○復○留○振○旅○還○安○市○城○王○登○陴○再○拜○辭○帝○嘉○其○固○
守○賜○繚○帛○百○匹○曰○以○勵○事○君○是○役○也○拔○高○麗○城○十○斬○
首○四○萬○而○戰○士○死○者○裁○千○餘○馬○死○者○十○七○八○然○竟○不○
能○下○遼○左○帝○惘○惘○以○爲○憾○至○營○州○祭○戰○亡○士○卒○帝○臨○
哭○甚○哀○從○臣○皆○流○涕○慨○然○曰○魏○玄○成○在○者○吾○無○此○行○
矣○遣○使○祀○魏○文○貞○公○徵○復○立○所○仆○碑○蓋○其○悔○也○贖○諸○

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令得相依聚。方帝在白巖時。與諸將行。凭高以觀師。江夏王道恭曰。高麗傾國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墟。願假臣精卒五千人。出不意薄之。覆其根本。此可不戰而降也。帝默不應。比還師。怏怏召大將軍靖。問之曰。吾以天下之衆困于小夷。于法何失也。靖曰。此江夏所解。帝顧問道。恭道恭具陳前在白巖時乘虛語。帝憮然曰。有之時。匆匆方有思。因忽不圖。明年高麗遣使來謝罪。詔勿受。詔劍南大治船。萊州儲糧械。三山浦越治大艦。以待事。會帝

唐而罷後二年高宗已平百濟欲親征蔚州刺史
君球言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
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王明王重行
之也憂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
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
好戰不已至于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
武遠討朔方殆乎萬里廣招南海分爲八郡終于戶
口減半國用空虛至于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
失彼高麗者遐荒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

以彰聖化、棄其人、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
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
下爲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府庫有限之貲、貪其
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旣滅、卽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
則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于轉戍、萬姓
無聊生也、萬姓怨、則天下敗矣、天下旣敗、陛下何以
自生、故臣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會武
后苦邀畱而止命、兵尚書任雅相統三十六軍將擊
之、蘇定方破涇州圍、平壤契苾何力乘兵合渡、鴨綠

水擊其軍大破之會別將壁蛇水軍沒詔班師乾封
初蓋蘇文死諸子交怨相攻而國亂命李勣爲遼東
大總管將諸軍伐之侍御史賈至忠自遼東使還帝
問克乎對曰必克帝曰先帝及隋親征之而不克何
也對曰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散也先帝東征
而不全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海兄弟鬩牆爲我鄉
導虜之情僞畢知之矣又將武士力故曰必克且高
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王氏自
漢有國今九百年而勣年適八十虜方薦飢地震裂

人和掠賣狼狐入城，蚡穴于門，役不再舉在此行也。已而高麗平師還，詔獻王藏等于昭陵，具軍容奏凱入獻太廟，帝受俘舍元殿，祀南郊，告功。分高麗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統焉。垂拱中，封藏孫寶元，朝鮮王不之國。聖曆初，以藏子德武爲安東都督，遣行因復有國。元和末，遣使者獻見貢樂工云。

百濟扶餘，別種也。直京師東六千里，而瀛國濱海，西界越州，南界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新羅、新羅。

漢樂浪地武德初百濟王扶餘璋遣使來獻後與高麗新羅數相侵太宗賜璽書曰新羅朕蕃臣王鄰國也聞數相侵暴已詔高麗新羅申和王宜忘前怨與之更始王璋奉表謝然兵亦不爲止扶餘璋死于義慈與高麗連和伐新羅新羅告急遣使齎詔書諭解之聞天子討高麗未克也不受命高宗詔義慈曰海東三國地犬牙比爭侵無寧戚新羅歸窮于朕昔齊桓一諸侯尚能存三亡國况朕萬方主耶王所兼城邑還新羅不如詔者在王決戰無後悔又不聽乃命

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五將軍發新羅兵討之自城山濟海百濟守熊津定方縱擊大破之王師乘潮進趨真都城一舍止虜悉衆拒復破之義慈挾其太子隆走北鄙定方趨圍之太子泰自立率衆守真都義慈孫文思曰王太子固在叔自王若唐兵解如我父子何與左右縋而出民皆從泰不能止定方令士趨堞上立唐幟而泰降百濟平析其國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留耶將劉仁願守百濟王文度督熊津鎮之而還文度渡

海卒百濟故將福信聚衆據周留城迎故王子豐立
之圍仁願詔仁軌爲帶方州刺史將文度之衆發新
羅兵救之仁軌請唐曆反廟諱以行曰吾欲掃平東
夷頌大唐正朔于海表所向皆下會新羅以糧盡引
還福信勢益張仁軌衆少會擊高麗軍不克還敕班
師仁軌以爲如此則百濟餘燼與高麗逋寇通將盪
平無時乃守便宜乘百濟怠無備擊破之拔真峴等
數城請益兵詔熊津都督孫仁帥將發淄清萊海兵
七千人赴之當是時百濟王豐猜福信專橫殺之遣

使請高麗倭乞師以拒唐矣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攻仁軌曰不然周留城虜之巢穴也克周留卽諸城自下先林城而不克者兵頓矣于是勒水陸並進擊周留遇倭兵白江口四戰破之百濟奪氣于是其王豐及高麗王子忠勝等皆指軍降惟任存城不下仁軌卽使百濟人黑齒常之沙吒相如各將其衆取之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宜及其感激願力效之時用之不可疑也給糧仗而遣遂拔任存城詔留仁軌鎮

百濟召仁師仁願還仁軌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
官長通橋道補堤塘課耕桑賑貧老立唐社稷頒正
朔及廟諱于百城百濟大悅然後修屯田儲糧糗訓
士卒以圖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問之曰卿武人所奏
事動合機宜何能如是仁願曰皆仁軌所爲也帝悅
加仁軌六階遣使勞勉西臺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
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
矣明年冬仁軌上書言戍兵疲羸思西歸臣問之曰
往百姓應募請自辦衣糧何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

日官府與曩異曩沒王事者敕使弔祭追贈官回授子弟凡度遼者皆賜勲一轉自顯度來度海者官不紀錄死者無誰何州縣發兵壯而富者行錢得免弱貧者被發海東苦戰時許以勲賞後旋以法禁追奪無以自存又初發時惟令齋一年裝今垂二年未有還期士困弊如此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恐立效無日帝深納其言遣劉仁願將兵渡海戍熊津且徵仁軌還仁軌言舊兵當令放獲辦具乃後還軍將宜畱未可歸也仁願曰吾前自還

海西遭讒謗云謀據海東幾及禍吾惟知準敦行豈
敢擅哉仁軌曰苟利于國皇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
請畱鎮從之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使招集其餘衆
又明年乃還後高麗平天子以王藏爲朝鮮王遣歸
遼東扶餘隆爲帶方王亦遣歸百濟移安東都護府
于新城以統之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邛州而死百
濟舊城没于新羅衆散隆亦不敢還故地而高氏扶
餘氏遂亡

南詔本哀牢夷後身蠻別種也其君長口詔其先有

六詔蒙舍詔在諸部最南稱南詔云東距夔東南屬交趾西通大秦及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外有六節度曰弄棟曰永昌曰銀生曰劍川曰拓東曰麗水有二都督曰會川通海高宗時入貢以破洱蠻功冊爲雲南王徙治太和當是時蜀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障卒積死刺史張柬之疏曰臣按姚州古哀牢之舊國域土荒外山阻水深自生人來不與中國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

內屬詔置永昌郡以統之而收其鹽布龜蜀之饒而
奇珍異寶歲時之貢不闕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產
入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車兵以增武備繇
此言之則前代所爲置郡者以其爲利頗深也今其
地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于
戎行寶貨之資不輸于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
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旣
多歷博南山涉蘭滄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
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蒼爲他人蓋譏

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
人○且○遠○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
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于○千○里○之○
外○于○國○家○無○絲○髮○之○利○直○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
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
置○漢○官○不○留○戍○兵○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
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必○生○留○兵○運○糧○爲○患○滋○重○
忽○若○及○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綱○紀○期○于○平○定○足○矣○今○
姚○府○置○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且○縱○且○擒○之○技○

唯務詭謀恣情割剝貪婪劫畧積以爲常折支譎笑
取媚渠酋拜跪趨伏無復慚耻其爲中國辱不細自
龍朔中置州以來長吏數爲群蠻所殺朝廷遣將討
擊應時破敗其州遂廢垂拱南置潼南鎮七所遣蜀
兵防守蜀以煩費迄于今不息臣竊以諸葛亮稱置
官置兵有三不易之言至是驗矣且國家設官分職
本以化俗防奸而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無
耻無厭敗謬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道路劫殺
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

使隸舊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廢瀘南鎮于瀘北置
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道增舊府兵擇清良
宰牧以統理之便武后垂拱時方謀聞蜀山縣雅州
道剪生羗因以襲吐蕃左拾遺陳子昂上書以七驗
諫上之曰臣聞亂生必繇怨起雅州邊羗自有國以
來未嘗一日爲盜今且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
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丘
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此一事也且吐蕃繼
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爾來向

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
矢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爲武之將屠十萬衆
于大非之川一甲不歸又以李敬玄劉睿禮爲廊廟
之宰辱十八萬衆于青海之澤身爲囚虜今乃欲以
李處一爲將驅顛顛之兵將戮吐蕃臣竊憂之而爲
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
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爲不
兼寶邑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埋金
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

通谷棧褒斜置道于秦自是險阻不闕山谷不閉張
儀跣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寶邑滅至今蜀爲
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夫吐蕃羯虜愛蜀之珍
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
絕而障隘之不通也今乃亂邊羗開隘道使其收奔
亡之種爲響導以攻之是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
蜀以遺之此四事也竊觀蜀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
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
以兼濟中國今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身西羗得西

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無
益聖德又恐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
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乃開其險役
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恐未見羌戎已有奸
盜在其中矣往益州長史李崇真將圖此奸利傳檄
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
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獎竟不見吐蕃
之面而崇真贓錢已計巨萬矣今身知不有奸臣欲
圖此利復以生羌爲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疋劣

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
夏精兵處遠今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
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如此方
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爲羌夷所橫暴不及百年胥蜀
爲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板單于葉龜茲
放疎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
在人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
也今乃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
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况當今山東飢鬪隴冀

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
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自古國七家敗未有
不爲黷兵者故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詐小務德而
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長
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開元未鮮于仲通領劍南
節度使多忿少方畧雲南太守張虔陀多求丐而閻
羅鳳反攻虔陀殺之明年仲通自將出戍鶴州大敗
閻羅鳳斂戢皆爲京觀遂北臣吐藩而揭碑國門言
我上世世世奉中國累封賞以吏侮窘至此後子孫

歸唐唐使者至可指碑澡洗吾罪也會揚國忠以劍
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十萬使侍御史李苾將討
之敗績太和城死者十八國忠匿不以聞亦會安祿
山反罔羅鳳囚得取雋州會同軍之地德宗時劍南
節度使韋臯撫諸蠻有威惠異牟乃使使遺帛書願
竭誠自新詔臯撫納宣天子恩意與盟點倉山載書
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進天子
乃發兵攻吐蕃大破之來獻俘冊爲南詔王王請入
質子臯辭請盡護請成都受學而歲出師助攻吐蕃

自是奉職貢如初。穆宗時，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而南詔復盜邊。大中時，安南經畧使李琢苛墨，私自以斗鹽易一牛，諸夷恚不堪，結南詔攻陷都護府。而南詔益慢，然朝貢猶歲至。宣宗時，遂僭大號，稱大禮國。命安南湖南經畧使蔡襲發諸道兵二萬爲屯防，而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忌其功，沮壞之。南詔攻交趾，襲請濟師不至，力竭死。于是南詔陷交趾，所殺虜十五萬。詔授康承訓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諸道兵五萬以行。承訓至邕州，南詔入而玩，不諦備。五道八

千人皆沒懼不知所爲副使李行素帥衆治濠柵甫
畢而蠻軍四合諸將請夜分道研蠻營承訓不許有
天平小較力爭者數四方夜譴城散燒南詔營斬五
百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騰告捷加簡較右僕射子
弟親昵皆奏功而燒營小較不遣級軍中怨怒以高
駢代之駢伐南詔數有功而監軍李維周上書言駢
玩軍不進帝怒詔王晏權代將是時駢大破南詔圍
交趾城且下矣會得王晏權牒委軍去先是駢遣小
較魯袞奏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從東來問之

日新經畧使與監軍來也。袁意維周必且奪其表，乃
潛匿海島間。維周去，乃徑走京師。上之詔加駢簡較
工尚書，還復鎮時。晏權閭儒維周內險，諸將不爲用。
駢至督勵將士，竟攻破克之。而南蠻復平，置靜海軍
于安南，以駢爲節度使。自南詔爲邊患二十年，中國
虛耗。徐州戍卒龐勛者，戍桂林，久不代，乘思歸，衆爲
亂，助誅黃巢，復起兵，不解而唐亡。蓋自廣德建中間，
吐蕃兩飲馬于岷江，常以南詔爲前鋒，其衆皆擐五
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遇關如

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蟲皆折刃失鏃不能斃一
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沒死者
日衆卽自度不能畱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誥曰西
戎尚可南蠻殘我自韋臯鑿青溪道以和群蠻俾蹂
蜀而貢又擇群蠻子弟聚于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
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于蜀
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蜀邑土風山川要
害是啓戎資而誨盜以策也文帝三年南巢果能大
入城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

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
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繇是西屬十六州。至今
爲病。自是以來。群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
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仰其習于蜀者。伺連帥之間隙。
察兵賦之虛實。或間蜀之細民。苦于重征。且將啓之。
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
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
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當伺其來。
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况

歷重阻卽嚴程束甲而趨拔戟而闔耶加以爲將者
 刻薄以自入餽餽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
 苦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
 望之不暇又安肯殊死而力戰乎然則爲國計者孰
 若度其要害按其壁壘俾守臣得自募卒以守之且
 兵籍于郡則易爲役卒出于邊則習其險而又各于
 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
 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卽能督之歲遣廉白
 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

官無餽餼之費。奸吏無因緣之道。兵足食給。又何隙哉。此其備禦也。策可施行者。使舉而用之。寧釀禍如此。其甚且大哉。

蓋嘗總而論之。突厥當周隋之際。最爲強甚。方後周北齊相距。爭求助于突厥。常持二國之輕重。以得大利。至隋開皇中。天下一統。始漸臣服。及大業末。隋政亂。而西北盜起。爭引突厥爲助。雖高祖太宗亦不免資以爲名。以此突厥復強。與漢匈奴無異。然而冒頓承三代千餘年。諸胡將一之際。正是匈奴始強之時。

平能爲中國患。謀臣猛將皆莫敢亢。突厥雖強。乃淪
將衰之勢。故太宗不勞重兵。不煩累戰。而其國天變
見于上。人心叛于下。分離潰散。不內屬中國。則北附
薛延陀。突厥竟以亡。豈太宗之兵威果勝哉。亦豈李
靖李勣爲將果俱奮勇哉。蓋中國自西晉之亂。向時
衣冠禮樂之境。犬羊十居其九。如此數百年。當是時
乃是天道回轉。復還中國。此突厥之所以亡。乃天亡
也。太宗不知此意。反以爲秦皇漢武窮極兵革。不能
致其要領。而吾一旦得之。遂以爲功高前世。嘗謂嚴

尤謂禦戎無上策。今朕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又言朕用魏徵力行仁義，元年水，二年旱，蝗。民雖東西就食，未嘗恚怨。三年關中大熟，米斗三錢。是時突厥來降，蠻夷君長悉帶刀宿衛，不知直偶然耳。即使君臣立行仁義，亦烏能效捷如此哉！是知太宗所恃以爲國本者，甚輕，因而斥大邊境，破薛延陀，滅高昌，吐谷渾，其他如龜茲焉耆窮塞之外，邊蠻小寇，稱有不從，則選將用兵，俘取其君長，蓋秦始漢武猶是肆爲無道，快意用兵。若太宗則直云朕行仁義。

其所以征伐夷狄皆是仁義之師此所以夸矜而志
意雄也抑豈知仁義必世百年而後見其功豈爲且
暮用兵之名耶且太宗明達見隋之所以失與已之
所以得本因高麗之故當懲艾前事絕迹息意不敢
復言就使高麗奉其土地人民請命于唐亦當如漢
光武閉玉關謝西域何者覆車之轍深可畏也然太
宗之志反以煬帝爲不能克在我之時不當有此事
遂至晚年親爲此行日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服
嗣因士馬盛強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

之不遺後世憂也。烏乎異哉。夫人君之有一國。譬如人之有一身。其小大肥瘠。各有天性。如欲增大而附益之。非爲癩則瘵矣。其益不已。則死矣。今勞中國而貪四夷。是欲癩與瘵也。其所以累子孫而爲後世患莫大焉。反以爲不憂乎。太宗聰明英武。自其弱歲征伐。無不如志。故其卽位。猶善驅馳。海外鞭撻四夷。徂于常態。故也。且以唐考之。西極葱嶺。東至高麗。南界真臘。北極大漠。其土地亦大矣。然卒得以服而有之者。幾何時哉。干戈未定。而大戎內興。邊將外侮。兩都

不守萬乘播奔。肅宗號爲中興。而大盜劇賊自擅境。土近在宇下。是其心腹。且不能自有。而區區取高麗。以爲不遺後世憂。甚矣思之過而計之失也。高麗旣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拔遁去。百里無復人烟。帝驛書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然則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強也。本其少時奮于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旣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躡蹀。喜下用兵。如馮婦博虎。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

和以養其氣。始于勇敢。終于勇敢而已矣。記曰。所
貴于勇敢。強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
用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
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太宗于天下無事。不知
用之于禮義。而徒以戰勝爲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
而較勝于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爲功。矜其智能。夸示
臣下。其欲不亦小哉。初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
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貯糧積口以賑之。大
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根本。四夷如枝葉。

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根本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
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况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
億、不如罷之。其如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
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
之。及武后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若狄仁傑。上
書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
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
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
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于夏殷者也。詩

人於萬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
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戮吏
民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
至洛陽繇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上宇過于漢朝遠
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
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
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
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
限竭資財以轉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

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杆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方今關東飢饉蜀澤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垂子育蒼生之道也如臣所見請消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于述方

并甲兵于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然
緩撫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
窮其窟穴、與螻蟻計較長短哉。當今所要者、莫若令
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
士力倍、以至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
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蹶之慮、淺人必無獲慮之益。
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憲宗時、党項陰導
吐蕃爲亂、諸將邀功、請討之。杜祐以爲無良邊、臣有
爲而亂、卽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之太原

及境而止、不欲獎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譴戒、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鎮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北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朱璟慮邊臣躐此邀功、但授部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監

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襟處間者，邊將侵剽利其善馬，子女斂求，蹂役遂致叛亡。與北敵西戎相誘，盜邊傳日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畧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奸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吉哉！皆內寧之良圖，而自安之至計也。然征于開創，常勝之勢，終唐世以忽近圖遠爲務，玄宗不能改轍，且

荒拓馳并有加焉、卒使吐蕃聞紇之迹、交于中國、而
大中之世、雖河湟盡復、竟釀孽于南詔、以致亂亡、豈
非大易喪羊于易之所戒哉、